

陸子餘集

王嘉靖本四冊

葉鞠裳費吧懷河游虎邱陳記伯烈

五五

貞山先生集叙

往歲洵游姑蘓得見陸貞山先生
而論政焉先生應之如響已又與
論古今文學異同之旨先生蓋曰
三代而降漢司馬子長尚矣班孟
堅亦其儔亞也其著作桀矍炳炳
可述焉魏晉以下弗道也他日出

其所著文若詩若干篇眎洵讀之
鏘鏘乎漢之餘音孟堅之遺矩也
洵受而藏之名山之中十有餘年
而先生沒世之論文章者知有陸貞
山先生而未知先生志之所尚蓋
異云今年先生之子延枝將盡刻
先生所著以傳不遠數千里使人

至於京師屬洵為之序其亦先生
遺意耶先生雋朗不凡早負文譽
既登嘉靖丙戌高第選讀中秘書
拜工科給事中益以文章自擅好
為無忌諱直言每上章侃侃諤諤
指切當世之務輒見施行先生愈
益奮淬將盡抒平生所欲言無何

出為江西永新縣知縣至乃惓惓
為民既又齟齬無所遇即投檄去
歸姑蘓作貞山草堂於東門之內
日閉戶讀書探古人著作之原含
精咀粹數年蘊積磅礴于中出為
詞章斐然成一家言而平生礪硯
未施之志皆於是見之其視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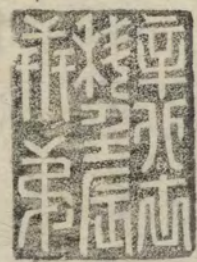
所論著益闕雋不侔矣古之人嘗
稱文章家窮而益工夫士不遇時
懷材抱器鬱鬱無所試自放於山
水幽曠之地世之利害得失毀譽
榮辱不嬰其中因得縱觀古昔書
契典謨風雅卦繇丘索之文傳記
所載賢人君子奇瓌卓犖高世之

行可喜可愕咸託於文詞其志深
其思逸信其言工之易也然多悱
懣憤惋不平之氣求其從容深厚
可誦法如古衡門泌水之什者鮮
矣先生躡足青雲致身侍從之列
執簡論思斯文已著奚俟窮而後
工耶既而返服草堂日引其鄉之

髦俊與南北縉紳之士往過其廬
者講業談藝悠然終日而不知身
之隱約而棲遲也豈與世之逃形
匿影竭竭山澤之癯者倫乎校其
所論著咸雅馴有則而憤激怨刺
不形焉其所養蓋可知矣惜乎立
朝行義之日淺施於事業者未究

而曠然表見乎世惟文章也悲夫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
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正二品俸紹興呂光洵信卿書



陸子餘集叙

叙曰陸子餘集流傳人間已久集之
叙篇尚缺焉未著公元嗣延枝乃稱
曰左太冲嘗賦三都得皇甫玄晏叙
之而世始重竊願有冀焉予方喜延
枝允承先烈乃尤懼於斯任之難舉
也獨憶公嘉靖乙酉丙戌間秋闈禮

部接獲魁雋當是時文聲蜚湧萬壑
濤生太阿舒銛嬰者歛避廷試尚書
石公瑄將寘首選不果繼選吉士連
七試居首比

詔簡吉士五人充史職公以第一人
進又不果此惟忌者之罪而公之文
則海內學士諸能言者固已心懾而

神嚮之王文恪公鏊一代偉人覽其
文嘆曰必魁天下少師楊公一清罕
許可嘖嘖輒稱通儒非止東南文士
俊何人而顧欲預其文哉竊聞之文
者吐納三才并苞萬貫雕蟲失之小
專門失之私駕末失之靡侮聖詭經
失之畔故知夫文之方也紀述欲嚴

辨析欲核褒貶欲公論利害欲盡章
奏欲審而切頌禱欲端典故欲練條
陳欲其䟽通酬應欲其簡直繇今眎
公真若考正聲於律呂挈宏綱於機
軸其彙粹厥成者乎夫才長者義則
踈辭工者詭於道義精不詭者或枯
稿不腴湮鬱莫鬯公天姿高朗而蘊

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悟玄
解自得於心翕然渟沉孰窺其奧而
王公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
賢虛懷質疑往往出精見以折衷而
彼皆自揖服式是測公之造得其髓
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揀時為仁
經世為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

綜理道縣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剗刻
黨類凜然莫能逃其罪于千載之下
永新出宰闔闕有神不載暮而報政
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惜夫諫草爛
然什不施行三四理邑未久竟自投
効以罷假令宵人罔忌天授之年將

潤澤

皇猷增輝 天閣與唐敬輿接迹比
肩無疑也俊攬斯集望外迷中要非
玄晏得左氏之深者聊紓延枝悃幅
而緣附于青雲之末焉子餘公字遂
標其集乃若求其志行之純宦業之
美節槩之孤則龍池山人彭君年詹
事黃公佐著之悉矣

陸子餘集目錄
嘉靖甲子穀日南京太僕寺卿前進
士年生周復俊撰

陸子餘集目錄

卷第一

序記

注荀卿子序

濯纓亭筆記序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浙江鄉試錄序

靜芳亭稿後序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仙華集後序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贈郡倅常公序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又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思甯堂記

鄒氏復節婦墓記

卷第二

傳 碑銘 墓表

戴先生傳

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一蘭陳翁壽藏銘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卷第三

墓誌

祝先生墓誌銘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亡妻盛氏墓誌銘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張時濟墓誌銘

怡圃朱翁墓誌銘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

銘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錢均卿墓誌銘

先母胡夫人墓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卷第四

行狀 祭文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

行狀

祭王文恪公文

祭亡妻盛氏文

祭邃翁文

祭外舅盛公文

祭王履約中丞文

祭僉事方公文

卷第五

奏疏

處置邊防疏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劾太監閻洪疏

陳馬房事宜疏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劾張桂諸臣疏

乞致仕疏

卷第六

書簡

奉外舅盛公書

奉太常錢先生書

與李仁甫書

與聶文蔚太守書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與岳厚夫書

荅鄧文度省元簡

與楊用脩太史書

荅天水胡公書

荅黃材伯侍讀簡

荅王濟美提學簡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與羅狀元達夫簡

與永豐聶公簡

與王道思參政簡

與尹崇基太史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卷第七

雜文

子家子贊

子胥論

讀莊子

讀鍾離意傳

書劉氏先墓記後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書姑蘇雜詠後

題貞逸處士卷

書鄧尉山志後

題墨客揮犀錄本

又題

題湯氏小宗圖卷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擬上備邊狀

詔修濬通州閘河議

名宦祠議

卷第八

詩

詠史樂府二首

畫虎行

鄭卿歌

李侯行

邊軍謠

擔夫謠

朐岡行贈遲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賦內閣芍藥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送魏師召之蕪湖

游大酉洞天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寄謝趙醫士

漫述二首

幽蘭篇

名都篇

名姝篇為友人作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贈別王直夫二首

贈沈元材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留別金生

陸子餘集目錄
送翁德宏二首

憶家君

寄葛太守子中

送祝叅政之雲南

答朱僉事

贈顧叅軍之都勻攝郡

秋水亭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上饒道中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陸子餘集目錄

終

陸子餘集卷第一



注荀卿子序

前從仕郎工科給事中吳郡陸粲子餘撰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為學闊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為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散亡既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驚於權利而卿獨脩先

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耶
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旣困於齊梁以終而
卿亦老無所遇晚乃適楚楚旣衰矣而黃歇當
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
故墟去中國稍闊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
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
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
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
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真自孔氏之
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
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良過
矣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
餘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
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竊感卿
以李斯故被汙讎因取其書粗爲校定其章句
又頗以己意訓釋之以俟夫讀荀卿子者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
筆記余爲緒正譌闕除其復重離爲十卷華學
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

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爲古詩
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
訕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 內廷
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
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
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爲斂容降歎
李長沙爲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
父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
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嘆曰天夢夢乎世撼
撼乎仇惟擁楹俶奢斥乎矯處駟駕隨夷踏乎

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
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
試益洩其感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
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爲抵掌自
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
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亦略可睹矣
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
爲辱也太史遷有言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
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
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

遐懼遺文之泯墜爰敘列大校令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劉竒氏譜其族陸先生觀之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昔者先王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氏以重本始辯系類明親疎也小大之宗源流秩然罔有殺雜故仁讓行而天下密如也及其衰也猶有譜牒焉以識夫始

終分合之故使無忽忘而已洎乎末世譜牒淪廢族姓滋舛故士有服冕乘軒而其族混于賤隸莫知收恤者嗟乎先王之禮不行而民之散也久矣其孰能脩而合之劉氏之先望於汝南自宣武君聚從高帝戡亂以功延世賞其子義始奉詔徙平越人稱西劉氏至竒五世矣乃爲之譜竒可謂有志者也余也聞諸君子曰宗子之法立乃有世臣信哉斯言也今國家自通侯以及列校罔弗世祿然於宗法猶未遑及是故奢麗同流而象賢濟美之道闕焉夫變

俗者庸衆之所驚也復古者中士之所難也必也爲之以漸則莫要於爲譜矣譜立故分明分明故義達義達故仁讓之道著而宗法可行也奇也爲此將無意乎俾世祿之族胥慕而效之禮其有弗興乎故序之以勸有禮也

怡老園燕集詩序

歲辛巳四月之朔少傅太原公張燕于怡老園之池亭門下士侍坐者凡八人是日風融日舒樽几潔修囂塵俗慮若遁若避無自入焉時憑高而望則秦餘杭以西諸山間厠隱滅於城堞

間若其合形效伎而來也酒半公取杜少陵句分韻命人爲詩一章章次第成復移飲於清塵堂適他客有善歌者酒至則歌以送之談詠間發竟日乃罷公曰樂矣今日之會也可無述乎於是潁川陳怡取諸詩聯爲卷以授粲曰子盍有以復於公粲也聞之昔之居大位者患不能退卽退矣有物焉役之則其身且不暇而何有於樂若夫養尊自高倡焉而莫與和者又不論也公爲三公年未及衰卷懷早退徜徉湖山樂亦甚矣而弘厚特達汲引後進恒若不逮四方

之學者莫不思操几杖以從公游若今茲之會
雖游致之常而諸生於是挹清飲醇固有不
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矣可不謂樂乎昔裴晉公
晚居洛陽與劉白輩窮晝夜飲午橋綠野之勝
至于今人能道之然或者謂晉公蓋覩時事之
不滿人意故託焉以自晦也雖樂而憂存矣今
之時非晉公時比也公其何憂然古之大臣憂
時體國固有身江湖心魏闕者而公豈遂恣然
於此哉是故意興感觸形諸篇章者屢寄其忠
愛之誠焉孰謂公之果無憂也夫公之憂憂以

天下公所獨也吾徒其何敢與知若夫樂則
衆同矣雖然有獨樂者焉非游從文字之謂也
公且不能自言而吾徒又何足以知之粲也不
敏敢卒書以請焉作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全椒戚秀夫以進士拜湖之歸安令湖在浙西
爲名郡歸安其上縣也其地當吳江之陽震澤
之陰昇山在其東何山在其南卞山直其北武
康長興諸山屬列環嚮蜿蜒起伏娟好秀麗其
水則茗雪諸溪流衍灌溉爲利甚博其土宜桑

稼又多菱蒲茶苧之產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其
民朴而務本愿而不爭其士秀敏而好學王逸
少謝安石顏魯公諸君子之流風遺教猶有存
者乎何其俗之美也臨是邦者爲政宜若易然
而在今日猶病其難何哉自頃年來東南諸郡
數罹水旱公私之力大抵困屈微獨湖爲然也
役大而民勞賦繁而財窘長民者一身而百責
萃焉信其有不易爲者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
將有爲於天下其始必自夫難者試之進士爲
縣仕之始也雖當其難亦有志者所不辭矣今

之爲縣者治不三二年則認認然欲亟去之
於取名而怯於爲義巧於奉上而疎於得民前
規後隨以爲當然使夫 王澤不宣元元滋困
非以是故與抑所謂有志者何世無之意其誠
心經理如古循吏者或亦有人焉而世特未知
也秀夫君子人也貌溫而莊言慤而慎推是爲
政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決矣當斯人之
憔悴在上者苟有意焉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
及又况民風土俗之厚若歸安者乎其亦易治
也秀夫往哉難不爲沮易不爲怠惟政之善不

惟官之達則歸安治矣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浙江鄉試給事中臣粲郎中
臣鑰寔奉 命主之臣粲竊惟浙江古揚州之
境而今之首藩也粵自我 皇祖起南服定金
陵遂下浙東西諸郡方 國家草創日不暇給
而崇禮樂考文章搢紳先生出入風議訢訢如
也其間二三耆碩參侍帷幄者大抵皆自浙起
以博學瞻辭潤色鴻業於是 皇明之號令典
法炳焉與三代同風而浙之文遂先天下粲不

佞嘗好觀

國朝故事而知其槩矣乃今承乏

考校始盡得其賢士者之文而縱觀焉有取之
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信乎其爲盛也於是知

皇祖之澤遠矣雖然文者道之華而行之飾也
昔者孔子稱周之盛曰郁郁乎文哉他日論禮
樂則慨然思從先進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非謂夫文之有本哉由周以下言文者必曰秦
漢秦漢尚矣近世以文取士宜莫盛於唐時則
有若陸贄者司考校而韓愈輩出焉天下至于
今稱之然愈嘗自言其當時程試之文以爲讀

之使人忸怩而已耳其信然乎抑有激而云爾也夫唐之文初亦失之靡矣自愈出然後一振之以復于古彼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而其始也微贄孰能知而取之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經術造士百六十年治教熙洽文亦日趨于盛學士大夫操筆伸紙類能達其所欲言者顧藻飾有餘而朴茂忠實之意視前輩若少衰焉當是時其亦有豪傑者出而振之而司考校者亦能知而取之乎 聖天子方篤意教化屢 詔所司選師儒嚴條約將責士以有本之學而非

直曰文云者故屬者之舉雖有司存而特 簡近臣涖之意嚮所在昭然可識士於是時有弗自奮也者非夫也况若浙之嘗以文先天下者哉將必有異才焉如愈者卓然出其間乎得若人以稱塞 明詔則司考校者之責任亦無負矣而愧無贄之明弗能識也抑所謂公無私者或庶幾焉爾矣是舉也同考試則學正某某教諭某某某監臨則巡按監察御史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士就試者二千八百有奇預選者九十人刻

其文之優者二十一篇合諸執事姓名爲錄以獻祭序之

靜芳亭稿後序

少司馬高吾先生陳公有文一編曰靜芳亭稿自武陵以寓粲粲旣受而卒業爲之歎曰於乎善言哉公楚人也昔者楚在春秋時爲大國號多人材若申叔時聲子子革遠啓彊王孫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於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後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詞賦著稱颯颯乎亦風雅之流亞也由漢以來作

者間出 明興百年人文宣昭至於 憲 考之間盛矣時則名卿大夫之楚產者若茶陵華容郴州諸公咸以渾厚博大之文震耀海內武陵在湖北之境去中州數千里公奮起其間振華發藻與數公者殆相頡頏焉今即是編觀之其辭大抵質而雅簡而暢盡而弗汙無艱深刻削之態而思致不窮非善言者其孰能之乃其指事切理確然可著於實用者則公經世宰物之略亦往往而在君子謂不徒文而已也矧獨曰楚人之辭云哉抑嘗聞之君子之學惟靜故

專惟曠故達公自謝政家居不以世務嬰心結廬高吾山下日諷詠游適其間蓋所造詣益深以粹謂夫有得於靜與曠也非歟自今公之著述殆將日富是編者曰爲之權輿可也雖然讀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正德間中丞恒山張公以御史奉璽書督南畿學政公脩政彊執不受請託黜陟明允一時士類畏而仰之若神明焉歲乙亥按試吳中時則吾長洲之士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嚴君用

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此進士才也然君數竒屢試于鄉不利頃以貢上京師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閱編修師望閱其卷驚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旣而從銓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州諸嘗與交游者爭惜之謂如君之才寧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粲聞之竊以爲是未爲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仕者大抵重進士得之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

歎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歟士貴有諸己誠有諸己也彼在外之得喪吾何知焉君胡爲不豫寧海古齊地今爲東方大州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闊達多知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今天子明聖屢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

當是時將必有人焉勵行檢飭官箴卓然出乎其類以應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爲不豫粲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最深於其行不能默也故爲著所欲言者如此旣以解衆之惑又以爲君贈

仙華集後序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本朝憲孝之間世運熙洽

海內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于時若杜
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率最先有
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彛沈啓南
史明古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
然大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
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襪席將迎
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輒造其廬而禮焉
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蓋至于今稱之不衰
而先生尤意度倜儻喜論當世事嘗受知於巡
撫三原王公值歉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

御史理尺籍誣執民爲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
害民賴以免其他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
健質實不肯骫骳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諒多聞
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沒吳中耆舊
略盡後進之士琬琢曼辭日入於佻巧而前輩
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粲生晚竊獨嚮往之而不
獲覩其流風遺烈以爲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
重有感焉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所宜
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
杜密使李膺爲鍾瑾亦非所安也彼隱情惜己

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所以論夫弘
達君子者哉是集爲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
子處州教授磬所自輯錄將刻而傳焉屬祭爲
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
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
云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蘇天下劇郡長洲其首邑也爲之令者恒病其
難自余省事已來所見邑之賢令亦無幾人若
李開州俞新昌賀渭南三君者皆循良吏也語

其所長則今趙侯寔兼之侯關西整厓人以進
士釋褐補令長洲始至值縣政久不理蠹弊叢
積慨然將一蠲滌之既悉心訪究得其利病所
在於是摧抑富彊扶樹貧弱豪右獵取之徒咸
斂戢退聽而困踣失業者始栩栩若更生矣諸
大姓詭冒縉紳家籍規免庸調悉釐正之使與
編氓齒民當受役者苦輕重失平侯先默察其
資力高下手自籍記及期召立庭中披籍命之
無弗愜適政務填委雍容裁決動中肯綮無細
大皆立斷胥吏束手不能爲姦而貴勢請託亦

無自入也民曰有開州之敏侯性恬淡寡欲而
介潔自將苞苴不入服御儉陋如寒士居常非
公會不設肉食間出百里外一隸負簞筥以從
菜羹糲飯欣然甘之大官顯人過境無一蔬之
餉役于官者終歲晏然不知橫費民曰有新昌
之儉制使以 璽書督逋賦他邑民死杖下者
什九侯獨以身捍拒又爲多方擘畫賦卒用完
而民間按堵無擾及諸非時科率一切省削上
官或有可否輒斷斷辨爭必得請乃已時有所
拘攝第出片紙授里甲以往墟落間無公隸之

跡焉其視衆庶所患苦真若疾痛在己懼其除
去之不速也民曰有渭南之仁若夫獄訟清賦
稅集特其餘事耳蓋侯旣才識優裕又果於自
信未嘗以利害爲前卻監司牧守往往以彊項
目之或加譴怒訖不爲變至於接對士民則又
平易簡直弗屑以笞罰立威而得其一言者罔
不厭服是故無賢不肖咸愛樂其政頌歎者無
間言云君子曰昔之循良吏列於史牒者可數
矣後世以爲不可觀見及今觀趙侯之政乃知
古人未足多也而以三君爲况蓋直舉夫耳目

所睹記者爾侯蒞邑四年輩類多超取清顯而
侯遭回日久無沮悔色益勤恤民隱孜孜未已
也於戲賢哉於是侯當入覲京師民聞之曰侯
其自此升矣嬰孺失母如吾人何嗚泣咨嗟相
屬於路余固閔夫人之情而重惜賢令之去弗
能留也雖然竊願有以告侯者長洲之境東西
相距僅百里耳歲賦且數十萬雜調不與焉自
頃水旱相仍田里凋瘁而征需之日有加無已
斯非仁人所感頌者乎前此侯嘗語余以所當
釐革者而太息曰是吾今日所不得爲與所不
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且升朝爲天子近臣
是將得爲之矣雖不得爲將得言之矣而豈遽
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
以爲贊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
望之於其行書以爲贈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閩陳子東之之補常郡推官也吾友濮陽蘇允
吉氏贈之執法篇其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
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
蘇氏之旨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

之請弗但已也於是爲作後執法篇云 陸子
曰甚哉執法之難也往古之世吏持其法如懸
衡而上下倏然從之無或沮也無或蔽也俗降
而靡薄姦僞萌起士民之謗讟易興監司者尊
嚴若神喜怒好惡弗常也當是時吏救過不給
何暇乃得行其志乎是故有沮焉則靡靡則弛
有蔽焉則惑惑則紊於是乎法抗而民蔽非一
日之積矣爲說者曰士欲其剛夫剛則無靡也
欲其明夫明則無惑也士無剛明之資故曰執
法難斯言似也近世吏有聲爲剛明者矣夷考

之乃不然其爲剛也悻悻者也其爲明也察察
者也俄而進陟以馴至乎大僚也則盡易其本
操悻悻者鯁鯁爾矣察察者憤憤爾矣此無異
故弗誠之過也君子曰非剛明之難也誠則難
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茲惟誠乎執法者能
誠而天下其誰易之陳子始起明經典教于濮
旣而舉進士補今官所治名天下要劇郡乃陳
子爲之撥煩理禁有餘裕焉其聽獄無遜情而
議法有定守忠信懇款之意藹然出刑章吏牘
外所謂剛明而誠者非耶陳子今入 朝且進

陟而顯矣雖大僚固其所必至也君子謂若人
曩治一郡不肯枉三尺法以病民而爲大僚有
弗達其志者乎陳子行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
終其母曰執法難也余始識陳子寔因其官之
長符子大克符子者蓋今之清彊吏云余固重
其剛明而尤願其有終者故於陳子而獻規焉
亦因以勵符子也

贈郡倅常公序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
其爲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

行禮讓以先之使衆庶悅慕興於行誼是以
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稱其弘美千載不衰蓋
導民有本者其效如此自余始有知識亦嘗聞
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爲大務於境
內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
至山林韋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親屈邦君之重
與之爲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
說今古移日乃罷以爲常當是時弘厚謙抑之
風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
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歲以來此

道寢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貴自尊其遇士大夫
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于
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
冷孱弱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
詭能摧彊扶弱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
矣為治自有中道刻轢細民以奉巨室賢者恥
之而挫辱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也書
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君彼所為謂之違道
非邪乃使譁訐增長囂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
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

已下賢以訓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
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為尚
書郎擢御史出叅大藩坐註累左遷倅貳吳郡
為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於天性雖簿書
控惚而延訪耆俊恒若不及後進諸生苟知文
藝公皆虚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
者人人自以為常公親己遠近聞之譽嘆相屬
曰是風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
父師事邑之賢士仲尼惜之以為所治者小未
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敦行古道者乃今以資

望當遷君子亦惜其蒞吳之不專且久也令得縮章斯郡或綏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無小大必參稽情法未嘗苟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爲難其政蓋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焉因書以爲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

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榮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績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鷁雛鸞鷲翱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

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
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
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
徇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爲學未嘗標揭
門戶詭激干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
骯髒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
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
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
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
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

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
粲嘗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
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
乃今歸然大耄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
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
生寔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
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
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庥焉是故古之耆艾
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
間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

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
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
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
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
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
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僚因事左降稍遷倅乘來
蒞于吳誠直豈第敦悅典文政事之暇輒造請
郡中名德其尤所敬禮者則內翰衡山先生文

公今年先生壽八十常公詣祭告曰吾且爲先
生壽宜有辭以將之願以屬子矣祭謝不敏公
曰吾頃侍坐於先生聞亟稱子之達於辭也子
其無讓祭曰唯唯昔者聞之書曰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
人之重於天下也如此雖其隱顯異軌進退殊
致皆足以彰朝廷之榮華爲邦邑之光美若二
老來歸而周業勃興子夏居西河則魏國增重
乃自古記之矣先生自未仕時則以文章節行
負海內之望雖嘗列官 禁近而乞身早退未

究於用然清修介特之操足以廉頑立懦者固已振動一時至其孝友著於家庭忠信孚於鄉族而微言緒論依於仁義道德者皆斯人之矩則也昔人謂國家隆盛之日其君子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殆先生之謂哉大抵老成處世如崇山峻嶽凝然鎮重莫覩其施爲運用之迹而興雲出雨澤及萬物是故古之爲政者鮮不以尊賢尚齒爲先務知化理之本存焉爾如常公所爲嚮往於先生者君子謂其非苟然而已也蓋隆耆碩重禮讓以篤俗訓民其

所觀示者大矣昔任長孫崇嚴陵之禮孔文舉表鄭公之鄉前史書之以著其弘美其在吾吳若宋元豐間程師孟間丘孝終諸鄉彥爲壽集曰十老會時浦城章公岵守郡實首倡斯舉相與賦詠成什而米禮部芾爲序之談者每以爲盛事今先生之賢視彼諸君子吾未知所先後也而常公所行非古人之操與粲也竊願以不腆之言贊揚其盛令異時得綴錄郡乘附海嶽翁後有榮耀焉故承公之命也遂不卒辭而爲之序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按察司重刻題名碑成憲使王公僉事朱公屬祭記之祭獲寓目焉而歎曰盛哉是其史之遺意乎史莫大於春秋矣辭不費而勸懲之旨備後之作者其孰能違之今夫題名古未有也殆昉於近世乎自姓氏邑里之外不加一辭而勸懲之道亦森然昭矣曰史之遺意也非歟貴故夷境我文皇帝時始詔以郡縣置又設方岳重臣董臨之與內地等乃聖慮所及則大且遠矣顧今之吏於茲土者其自視則以爲弗內地若也雖用人者視之亦弗內地若也是故綿歷百年而王澤猶壅習俗弗移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夫憲司群吏之表也政之廢興恒必由之題名雖淺事往跡存焉觀所以得謗譽亦太史遷所謂當世得失之林矣因是以儆夫在位者庶有益乎君子謂勸懲之大者將於是乎在其誰曰非史也二公聞之咸曰善夫子之言也已盍書之遂書以冠碑首

思審堂記

吾兄子徵先生少侍吾外祖叅議胡府君學始

爲文辭已警拔不凡府君奇焉因取魏陽元故事爲制字曰思審而命之曰爾其成吾宅相乎勉之無忘外氏矣先生既長與群從聯名始更今字顧不忍忘府君之教乃以思審名其所居之堂而以自號云夫審氏在當時非顯者徒以陽元之故遂有聞於世斯亦奇矣雖然彼所謂成其宅相云者直志於富貴耳非君子所願學也府君剛方介潔平生視勢利若將浼焉至於急流勇退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有慕其名者求一識面不可得蓋古之獨行君子也此豈以

富貴望其後人者哉昔眉山之程有蘇長公爲之甥而歛祝氏實朱晦翁所自出二公之賢於外氏有光焉此固府君之所嘗稱述而先生所爲不忍忘者也又豈直以陽元自待邪粲始知學先生以府君之命爲之師警惰發矇恩實罔極比粲忝竊乙酉鄉薦繼舉丙戌進士皆與府君同鄉人以爲奇事先生獨累舉弗偶時論稱屈而粲尤有愧於先之之歎先生處之夷然曰士固有當務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者粹矣先生今年五十乃二月十一日爲始生

之辰粲方繫官于外念無以致祝頌者輒記其名堂之意如此因以為壽云先生忠信仁厚未嘗為矯飾不情之行而與物無忤有暴戾者素欺侮之亦一切容忍不校為文章溫雅暢達而秀傑之氣溢發嘗搜磔經史傳記手自筆錄為書數百卷藏於家他日粲將序而傳之今未暇及也

鄒氏復節婦墓記

節婦鄒氏蓋宋名臣浩裔孫云所居常熟之東始莊父處士士能行誼高潔節婦諱淑清嫁長

洲民陳復復戍死雲南節婦方盛年無子能抗志食貧誓不更適雖履涉艱危而卒完其操正統甲子部使者以聞于朝有詔旌其門節婦死葬邑中西凌橋之側若干步歲久墓域蕪沒稍為鄉毗所侵據鄒之族人僉謀復之力弗逮也處士之五世孫察時尚少獨慨然曰是寧不在我會御史中丞虞山先生陳公有別墅直墓地毗遂舉以售焉守者且屋其上公始弗知也他日或以告公曰嘻聞之後矣亟命撤屋標識其處約敕往來者使無踐毀歲丙午察自縣

學生舉于鄉迺詣公以請公曰是吾夙心也即以歸之察於是屬徒役荆榛燔茅葭作垣墉樹松檟擇良日修祀事宗親集會小大咸喜曰吾節婦之窀穸於斯丘也微我中丞公其卒湮沒爾矣爰相與頌公之私美曰丘之隆隆孰培爾封我公之功丘之秩秩孰奠爾宅我公之德凡鄒孫子世其祀祝公萬年錫嘏自天察間以語粲粲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君子之甄表節義凡以篤俗導民而已節婦事嘗著列縣乘迄今且逾百年鄉人猶藉藉談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其體魄藏焉者乎而頽然淪廢固仁人之所隱矣中丞公以純德雅道紀綱人倫蓋嘗執憲中朝則繩弼之誼著保釐外服則彰瘡之法昭今茲之舉在公直細事爾然扶植彞教以軌訓邦俗者固於是乎在昔呂榮殉節糜君崇義婦之阪鬱生守志姚子表貞姬之號斯固吾鄉邑舊事也乃今復遘見之而察能篤念先烈敏於舉義以卒成其父兄宗族之志亦賢矣君子謂中丞公也仁謂察也孝皆盛節也不可以不志庸

敘述大致俾刊列貞石植諸墓左誕彰厥休且
以視後來者庶永永無壞

陸子餘集卷第一

陸子餘集卷第二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泰字嶽宗世爲江西之永新人先生
少穎異日記千言爲文援筆立就以家難避之
襄陽襄陽人未之知也獨居敝廬中躬執爨滌
旦暮手一編朗誦不絕口旁舍人窺見異之就
問曰客何爲者自苦如是先生不應居久之士
人有知之者延致之家爲塾師遂占籍襄陽補
縣學生同輩見所業驚服稍稍從問難因折節
爲弟子先生故治易諸爲易學者爭願從先生

游當是時先生名聞江漢間成化戊子薦湖南
魁其經辛丑禮部試中乙榜授蜀之南川教諭
地雜夷獠士鮮知學先生日夜親督教之數年
乃有領薦者調大足應聘考浙江鄉試稱得人
秩再滿乞致仕不待報輒去當道者強起之又
調金壇而先生自顧老矣益不樂亡何竟歸諸
生留之不得涕泣送之歸十年卒年八十二先
生性敦厚質直繼母性嚴事之以孝聞仕二十
餘歲不過校官所至未嘗以私干人自言吾無
過人者顧平生不能言利耳既老家赤貧服御

單陋有人所不堪者終不問產業所著述務以
理勝嘗教學者屬文當先治心無徒支離其辭
爲也君子以爲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
宗濂者爲廬陵判簿當天下一亂糾義旅捍鄉社
高帝聞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
其孫爲戴氏甥因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
鄉人高之其後子孫寔顯若代長史禮蜀伴讀
弼汀州守禧及先生皆起科目爲名人先生子
梧今嘉善令忠信好脩世其家
陸粲曰余聞之太史遷言漢祖滅項氏令諸故

項籍臣皆名籍獨鄭君不奉詔被逐死至其子
莊官九卿諸孫爲二千石者六七人今觀判簿
之死偉矣其後世貴盛略與鄭氏等天於忠義
之報固有意哉梧與余同進士舉相善求傳其
父平生得判簿死事因附著云

陸義姑姊傳

陸義姑姊者吳郡陸粲之姊也婉嫻有識鑒歸
蔣氏而寡其弟粲舉進士爲給事中疎戇好言
事一歲中章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
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

既行數月而其妻病沒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
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嘯天莫知爲計姊聞之
曰嘻此吾責也顧其子曰善視而室吾往與二
雛俱存亡矣亟走第舍抱持其男若女以泣日
撫視之且教以學書記及女紅恩意甚篤男若
女皆忘其母之沒也他日粲得稍遷爲縣令過
家戀戀不能別姊曰行矣有而姊在何憂粲亦
遂慨然辭去不復顧家曰有吾姊在何憂久之
粲致事歸其男若女則皆長矣姊又日爲縫紉
衣被飭治奩具視畢婚嫁乃辭去復從其子以

居於是吳之大夫士凡與粲兄弟友者聞之莫不高賢姊之行曰昔者魯婦人遭亂舍己子而存兄子時號魯義姑姊今姊行足追配若人宜遂曰陸義姑姊云或曰姊其有所聞而興起者歟姊未嘗學問顧自其少時喜從諸弟說史傳故實及覽稗官小說至古人壯節事輒拊手稱善爲吟誦不釋口夫其嗜義也固天性然耶然姊居貧足不出閭閻又其諸弟及子皆賤士不能藉交於四方之賢豪長者以談說游揚其名故姊之事獨其鄉人知之耳令世有良史如劉

中壘者錄寘之列女傳中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爲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粲將率其男若女往爲壽而書其事以視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濙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

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
六月朔日有食之公上疏勸 上飭躬脩政以
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
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
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
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
蠲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饜詖時典留鑰兄弟
爲姦利暴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
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
取土於 孝陵壩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

事者因指擿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 詔鐫一
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
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
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曰無撓彼彊項
丞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
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罰民大信愛之
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 闕下上書言
願從 明天子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
以母憂歸矣比終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
家居日夕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

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
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
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于朝使
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
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
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
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爲具召之時賓
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
據席睡大鼾鏜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
桮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鏜爲罔

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擬之宋廣平待王
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
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
繼獨居一室土牀葦蓆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
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
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
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

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
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
東閣弗屑也余觀李公仕盛明之朝數上書

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 上意令
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繇終
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
疆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矣
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也
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
喁喁然死耳若李公者食貧不悔爲人所難所
謂可使復賤者非邪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
法謫吳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
者以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先生姓顧氏名蘭字榮甫其先家吳之香山
國初始遷郡城臨頓里今爲里人父倫母薛氏
先生少則儁朗不群未冠已博綜群籍補長洲
學生弘治戊午占應天府鄉薦累試禮部不第
正德丁丑謁選得山東淄川令淄川小邑而賦
役繁重富人子大抵出貲爲省府掾以夤緣規
免先生按籍鉤考令諸科謫一視資產爲差吏
徒抱案受署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爲下其法
於旁郡邑行之無弗稱便他雜調爲民病者一

切放罷邑故有鄭康成祠久廢亟爲繕治率學
官弟子以時行祀事毀僧尼廬即其故址作社
學簡少俊立師教之民駸駸嚮化俄改知江西
之樂安樂安俗尤靡薄人死泥堪輿家言積十
餘歲不葬子弟未冠而婚女婦夫死不持服輒
嫁先生以禮風曉其士民且白監司嚴設科禁
俗用不變里胥豪奪鄉民不令受事先生察其
利病爲參停均適當使孤遠者得所民喜相傳
告自山谷爭出應役長老驚歎以爲數十年來
所未有也是時輩類爲州縣者多超取顯美先

生治兩邑更七八年以不能樹援當路故名秋
不進而其意亦已倦游因力請致事以歸時年
才逾五十耳所蘊蓄蓋什不一試談者至今惜
之先生受性介潔自爲舉子抗志食貧不苟取
予或要與俱請事於官曰不能少屈意以自潤
耶先生不應拂衣徑去其人慚語人曰是子固
狷士也居官益自矢清白自淄川入覲單車上
道囊空無一錢父老爲率邑中得數十緡以獻
竟賦詩卻之樂安民長鄉賦者歲餉令五百金
先生亦峻謝焉比歸足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

有小圃雜蒔花木果蔬培壅灌沃勤而適時久之皆蔚然成林日徜徉嘯咏其間不一問世事喜讀書每得一編披玩不暫去手間爲小詩辭致清婉亦善繪事而不輕作早歲頗少容晚更火曠與客談讌常雍容欵洽雖率然啁笑亦雋永有味云粲與先生同里居爲後進亦以仕齟齬早退而骯髒寡諧意獨親先生先生亦折輩行與交時時相過從輒解衣槃礴竟日語笑飲酒相樂也至是自治壽藏於白蓮涇之世墓語粲曰吾年過七十旦暮從先人於是子爲吾銘

庶吾猶及見之也先生故所與游最善者文內翰徵仲徵仲爲著傳擬之陶元亮當世以爲知言銘曰望其外臯如即其中廓如是維先生歸全之區後百年乘化以徂有知德者過其下尚曰此古獨行士之墓也而式諸乎

一蘭陳翁壽藏銘

一蘭翁作壽藏橫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覬慕獨念欲得當世之君子有道而能文者銘吾斯藏吾庶以是不朽矣小子盍圖之於是曉詣余告曰是莫宜子者因出所著事狀再拜以

請余不得辭也爲最其略而書焉翁名綱字宗
憲姓陳氏世吳人大父本仕爲蜀羅江教諭子
姓從宦學者因占數漢州以便進取父昌太學
生母水氏兄經中蜀省鄉試高等翁生州之寓
舍幼岐嶷不凡從其父兄受尚書若毛氏詩輒
了大義旣而隨父謁選京師道出華陰父暴病
死逆旅中逆旅人不聽殯將野塋之翁長跼哀
號竟得成殮潛丐縣令護其喪間關達蜀翁時
年十有五歲旣壯乃克奉其母以父喪歸吳葬
焉家儲無擔石所親有哀其貧者頗調給之始

出從事貿易久之足跡殆徧天下常經涉險阻
瀕危而濟一日慨然曰奉先人遺體數履畏途
以微尺寸王陽獨何人哉自是不復出取故所
讀書稍尋繹之里中人爭迎致爲子弟師蓋翁
雖嘗服賈而其韻度固蔚然儒者也居家孝友
念其父客死言輒灑泣養母極滋味每食必親
省具乃進諸兄弟前卒者爲收恤孤嫠咸令得
所族子以罪戍邊翁爲所註累盡喪其資無幾
微見顏色平生非其義弗苟取嘗適濟南有素
丞者寓以百金道遇盜從者迸散翁獨彎弓射

盜却之或說使匿其金曰第以盜為辭足矣翁
不聽卒歸之他事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
四日今年七十有九而聰明不衰娶蘇氏子男
二人長曉縣學生次晴先卒女一人惟陳之先
蓋有隱德學諭君尤稱篤行壽且百歲至翁起
孤童奮自樹立雖食貧以老而不隕厥問殆難
能也已曉方發藻儒林有祿養之望焉天之報
翁將在是乎始翁嘗讀琴史至猗蘭操意若有
感焉者故自號一蘭余為銘以著其志銘曰
蘭生幽遐寒獨芳兮弗紉而佩亦何傷兮有美

若翁庸比德兮其胤則嘉秀而碩兮終為國香
媚于后兮干祿百福用滋茂兮君子刻銘播厥
芬兮後千百祀其永有聞兮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福濟觀建呂僊純陽祠蓋成化中道士郭宗衡
始為之而武功徐公記其事云夫神僊窈惚不
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遇則又甚顯妙化玄蹟龍
升霞顧孰能測識之哉余嘗聞純陽舉進士不
第棄去遂學為僊是以乘三光遊帝庭為可致
而土苴文章芻狗富貴視吾儒之論著琬琰勳

勒鼎彝者果不足尚乎然真風靈惠又往往足以濟世而福民是故神明之異既生人之別造也嘉靖甲申呂祠火道士周北山再建焉棟宇鮮勝丹堊互照中設僊像旁翼隆廡洞門神室鬱然雲開於是復爲真境矣北山名以昂少學道獨扣玄宗洞究至理其閒神曠思翛然塵外而世之文章富貴舉無以溷其中然又慕儒行習孝友之綱敦禮義之節爲時所重又嘗與高逸者遊詩酒彌日樂而忘倦然問以神僊事則默且笑嗚呼是誠窈惚不可知邪抑有之而顧

難測識邪若北山可謂學道而有得者矣祠成請銘於余余未暇也蓋又十餘年始克爲之其辭曰 閶闔東裊虹橋西絡真苑崇開新宮載作神居鸞峙靈堂虎躍雲構高翔天工巧削雄柱含虬文題引鶴日抱璇梁霞流班閣邃宇芝成洞房綺錯采組周廊麗張夏幕銀榜初輝金函迺託館伏蒼龍門呵朱雀星攀桂戶風搖蘭薄蔽檻千禽翻階萬萼絳府嵯峨玄蹤綽約龍駟天行螭衣霧落鳳啣紅節鱗吹紫鈿瓊女鳴簫玉童捧勺來往太清逍遙真樂祥光一臨仁

飈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永標丹
獲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
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
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
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
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
者紹卿也與俱憇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
兩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淙淙起山

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予
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
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
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彊執不受請託
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
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
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自巡撫
大臣而下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遷秩矣廼有
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

細故相恨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
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璫詣余泣請
表墓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
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某先世家臨江國
朝有編戍蘇衛者今爲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
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某母某氏紹卿
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
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
成焉數平亭疑獄上官楊訓殺人帥府桀黠奴
高璧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

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戍其妻行賕要人脫
一訊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
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髡爲吏
所錄旣誣服戍獄矣紹卿往覆案立得殺人者
而出兵官子歲饑督視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授
必均民以不殍死閱視迤東諸郡庾積姦蠹爲
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
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晦昧之過去
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醞藉用此觸
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

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昔人有言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候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躡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留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輩蒙垢泯默以終者世亦何可勝道哉紹卿之卒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巖鄉桃花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城吳縣學生秀敏有文世其家

陸子餘集卷第二

陸子餘集卷第三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
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
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
子留於蘇遂為蘇人祖顥 皇正統己未進士
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璣母徐氏大學士武
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
數行下九歲能詩有竒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
二祖咸當代魁儁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

貫綜群籍裨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
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
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
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
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旣而果得先
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
不第當道竒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
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機祥先生示
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
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致爲設方略一旦捕

得三十餘輩邑呂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
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
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
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
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
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
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竒縱或購得
之輒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
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

善客與噓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
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
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
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
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
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
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
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
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
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
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
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
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銘曰 維
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刊孰振起之猗嗟先
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鍠舉世震驚維
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
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柯之域今其地爲戎衛者以十數

平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爲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爲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 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熨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母聞之率所部詣軍門降且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 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母之子孫世爲副長官領其衆其衆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擬洗高涼云三傳至翁翁諱洪字其自始仕即有才語知名每有寇警方

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相杖莫先發檄至翁翁捧跪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瞠目援弓刃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嚮有功常爲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僞印謀據城爲亂翁調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境獲全翁旣曉暢世務又多權略臨事翁張人莫窺其際頗喜讀書爲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

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
妻某氏子四人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
某次某鰲等以某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
去京師殆萬里諸酋豪依阻阨擅殺生自娛一
方憫然謂中國孰與我廣大卒乃犯天怒至舉
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有土數世矣恭謹不
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爲善之福非邪陸先
生曰語有之順天者存余於金氏睹其效矣是
故錄焉以勸忠也鳳治春秋學自余以謫寓平
越寔始來從游余銘翁亦以鳳故銘曰 楊山
峒峒闕此玄室夫人不死我銘在是匪夫人則
銘以訓臣子

亡妻盛氏墓誌銘

亡妻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吳家世
衣纓其先蓋多鉅人長者至大夫益以剛毅大
節聞天下 孝宗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
詔歸娶元室沈夫人亦出郡中名族其生吾
妻也大夫適被選爲工部郎故命曰選及歸余
余爲字之曰德媛自余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工科給事中吾妻皆從京師亡何余以言得罪

再下 詔獄 天子仁不忍誅僅謫貴州都鎮
驛丞都鎮地遠且荒惡非人所居弗能以家從
吾妻乃留侍吾母於家故病脾至是增劇又加
痰眩竟不起踰年余蒙 恩量移永新令尋致
事歸又久之始卜地於虎丘之西以葬云吾妻
自爲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竒愛之不欲
與凡子通議公者亦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
府君有世契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
見時余始六七歲通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
隨口響應通議公爲之惜惜嗟賞罷酒辭去他

日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
則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已乃寓書
大夫曰爲若得壻矣比吾妻來歸時年纔十有
四府君及吾母胡夫人憐其少視如己女而吾
妻亦執禮盡孝至接遇內外嫺戚恩誼咸備自
奉儉薄食不兼味衣被簪珥無華靡之飾於所
生子女雖甚愛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寬
簡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曰是累德亦傷生
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
浙中也大夫適奉 璽書治漕河相見於濟寧

歡甚時大夫綜畫諸務過勞貌殊瘦吾妻見之
愷然進曰仕可止矣大人盍歸乎先是大夫已
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真吾女矣及余遠謫
吾妻初欲與俱曰夫安樂同處患難相違人謂
斯何余謝曰吾母在子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
將別雖極悲愴終不以余黜官爲懟其賢而有
識如此然竟不免夫沒傷哉余結髮讀書困於
進取且二十年中更家難豪族侵侮賦役交并
困厄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
往事猶若在目也而逝者不可作矣矧病不與

知沒不與歛痛可言邪吾妻之生爲弘治丙辰
十月十日其卒爲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一日得
年僅三十有五其葬爲丁酉三月十八日子男
一人延枝郡學生娶毛氏女一人適王有壬太
傅文恪公孫也以蔭爲尚寶丞銘曰 嗟余放
逐兮于喪之陽薄言還歸兮蘭先委芳爾命寔
蹇兮終焉永傷爾德則嘉兮子孫其昌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余外祖山西叅議胡公仕有廉直節弗究於用
既謝政歸吳益高簡杜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

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間燕語時吾先
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
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聲亦有女年相若也繇
是始相與爲婚姻而張君與吾父亦相得驩甚
暇日輒過從飲酒歌呼爲樂往往逾夜分始散
去若是者蓋三十年吾父旣不幸棄諸孤又數
年張君亦卒矣君爲人闔爽尚氣義與人言輒
披瀝底裏不少回伏自廷用以瘍醫名吳中君
傳其業又遍讀素難諸書得其肯綮旁涉史傳
皆曉暢大義眊疾處方什不失一雖廷用自謂

弗如然君性簡倨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
常爾汝之豪長者貴人弗樂也有疾則迎他醫
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術謾調以射
利然造請者其門晝夜常滿君業雖高不爲人
知設藥肆於門日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
家益落晚乃以薦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
院爲醫士亡何以事乞歸後再至京待次得寒
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嘗與游者爲治棺殮
歸其家君諱鏞汝聲其字先世汴人從宋建炎
天子南徙家於吳父謹以君之兄欽貴贈中書

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潮
瀚濤女三長歸吾伯氏次歸沈某次歸石某側
出子二人男渙女幼未行孫男四女二君沒以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十年乙未十
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園村青龍塢之世墓
潮屬余銘君之再至京師也益濩落無所遇聞
余舉于鄉當赴省試喜語人曰子餘今來吾事
濟矣子餘余舊字也尋病且革或問後事時舌
強語不能了了猶若曰子餘今來云嗚呼君之
望余深矣矧吾父所親厚者吾忍辭銘銘曰

生吾不能恤其困死吾與之銘嗟張君之藏其
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
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
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蹕厲英
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
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
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
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贄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

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躋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秦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

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泣數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寔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

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君
性儻葛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
揚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
執自信不肯訕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
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
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
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醜
藉可喜獨好習 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
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恠黃冶變化之
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

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十里
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
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
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 吳
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
夫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
坐其上田賈畝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爲
商賈然其人大抵纖嗇雖家埒素封齷齪愈甚

張君時濟東山之產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
施能立然諾可以爲難矣君始業儒旣而棄去
從事廢舉嘗南浮江漢北涉淮泗歷齊魯燕趙
之郊輩類皆高貴富人貨布充羨君所操視之
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貿
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傳終無所欺而
人亦無欺之者嘗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
族黨有鬻產者君畀之直而還其產不取友人
貧流寓遠方爲具衣資將護以歸他行事率類
此論者謂君蓋有古節俠士之風焉不特賢於

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
昂病臚鼓臍下出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
取嘗之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
母沒孺慕毀瘠人以爲難早歲嘗學武事卜射
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有 詔舉材武士所知
者具草薦之君以親老固辭乃止居常手不釋
卷喜養生家言著書一編以老氏致虛守靜之
旨爲宗斥黃冶容成之術曰此去道遠矣亦善
談祿命時時竒中一日忽爲書以貽其子曰今
歲吾將觀化壬辰則吾逝日矣及期果以疾卒

亦異哉時嘉靖庚子二月廿九日也年六十九以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葬俞家山之原君諱淮時濟其字娶習繼陳再繼鍾子男一人本孫男一人餘烈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本篤學好修嘗游王文恪公之門與余善而餘烈亦從余游且葬以君之甥肇慶守朱全甫狀來請銘銘曰誰謂服賈而寔才武亦敏而藝弗庸以試其卒有聞在其子孫

怡圃朱翁墓誌銘

吳郡朱元吉氏將葬其父怡圃翁自爲狀數百

言以視其游陸粲而屬之銘粲最其略而書之曰翁諱某字某其先吳江儒林里人也始徙洞庭東山再徙郡城父某母某氏翁生天順壬午三月廿九日閱世七十有八年以嘉靖己亥三月二日終於家辛丑月日葬梅灣山世墓娶王氏有內行二子元吉貞吉皆縣學生翁天資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妻死不更娶故族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者有過未嘗不盡言規之不屈撓辭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少嘗治進士業中歲棄去以其學授鄉之後進

生而內以教其二子其既也後進生之從游者
業皆有成而二子爲名士蓋晚而厭事去即郡
城之北闢地爲圃種樹養魚以自適不一問世
故或薦與鄉飲亦謝不往故郡邑之大夫稱其
潔君子謂翁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者非歟
或曰昔朱長文居吳有高名以經術授學者世
稱樂圃先生翁豈其苗裔耶乃其行固髣髴似
之矣陸粲曰翁殆有意於晞長文者其號怡圃
也蓋若以自况云故卒成其志而爲之銘曰
嗚呼吳逸人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

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自卿大
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若其位未顯而名迹
可紀者亦甚衆也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
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峭直清剋風軌
行能相似也當是時天子仁明能容獎臣下
守法雖左右貴近臣毀譽之言不輒聽以故兩
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正德初逆瑾盜
政兩公遂相繼得譴去都水公戍遼左瑾誅乃

宥還中人猶忌之卒擯不用死營繕公亦除仕籍廢于家士之有志當世而惜夫人才之難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屬粲以後事且葬則其孫衍慶來徵銘張陸世婚姻家公粲父行也爲敘其事行而銘焉敘曰 張公諱約守之其字吳之長洲人也世爲士族考翥始起進士卒官雲南按察使母吳淑人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監竹木稅于杭及于蕪湖所至剔摘姦蠹課入充羨自尺寸以上咸籍而歸之有司無所汚染進都水貲外郎久之吏部以營繕

劇司非公不可乃進郎中尋奉

璽書督造汝

王府於衛輝量功命日節縮浮冗省費三十餘萬還掌司事張真人以建第請 中旨盟許之

公言歲歉國貧而勤民以飭異流之居非王政也事竟寢京師浮食竒民關通中人爲姦利常所輸材木不能什一則以足告受直累巨萬曹司莫敢詰公嚴爲限列非經覈實者不得輸每宮省有所發取若諸 藩府陳乞非令甲所

有一切格罷群小側目憚之相謂曰尚書易與耳獨無奈彼張郎中何也最後治外戚慶陽伯

第瑾新用事將奪民居數百千區以益之公爭之疆瑾怒會考察京官遂屬吏部以不謹黜公一時臺諫皆知其枉而畏瑾莫爲論捄者公家居蓋三十餘年中更赦復故秩致仕以今皇帝之十九年嘉靖庚子六月某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城西金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錢氏子男一秉仁太學生前卒女二縣學生楊宸太學生陳道復其壻也孫男三餘慶承慶隸校官並秀慧而有文早夭最幼者衍慶女三曾孫男一夔公面目嚴冷外若稚少

文內實好學雖老年不廢讀書善食酒多而不亂其居家治生自雞豚蒔藝莫不有法而自奉殊儉飲食菲惡冠服故敝能安之平生無譎言諂語嗚呼其所謂篤行君子者耶銘曰張公質木守道敦篤式法從政思竭髦髦彼闍饗誠干國之紀扞其銛鍔廼黜以死曰此臣職雖黜奚懟而或隳之寵不塞愧天維顯思錫公壽者高朗令終福則亶厚金芝嶺蒯公墓在茲孰爲詭隨視此銘詩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華麓山世墓其從子粲謹敘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爲氏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末裔蕃衍爲郡著姓宋季朝議府君千九始家陳湖之壩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守道以公再從弟少保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溱更徙居郡城之閭門外以公貴贈工部

主事妣王贈安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諱應龍字翼之南丘其所自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自少敏悟過人弱冠游郡膠爲文下筆立成而辭理鬯達累舉于鄉輒不利弘治戊午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稅荊州歲滿羨餘累千金悉歸之郡帑尋以疾請告家居正德初迎瑾盜枋讎視士大夫諸在告違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與焉瑾敗乃召復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貢外郎又轉都水郎中奉璽書領漕河事

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而要束明信無敢以情撓
法者內侍劉潮奉使還載私醪道索資送榜笞
屬吏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 旨被
逮下錦衣獄踰五月而得釋鑄三秩謫爲浙江
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法曹掾專治獄訟公平
心剴決不以笞罰立威經訊鞠者咸自以不寃
或譌傳得代囚聞皆慟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
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
再陞精膳司郎中公時已無意仕進即疏乞致
事少保公在吏部持之曰少需之當爲兄易金

緋公曰是禍余也再疏得請不待報亟歸當是
時少保貴傾中朝仕者爭願出門下公親其兄
乃僅以一郎官歸老士有遺望焉而公意恬如
也其後逆濠構亂少保爲忌者中傷闔門逮繫
得禍甚烈公獨超然免於訾議當世高之素康
強無疾戊戌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神思不怡越
三日遂卒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闕贈安人繼配
徐封安人先卒子男三長耿亦先卒次炫縣學
生次烜今更名太沖女三長適姚奎次適張禾
次適南京刑部貢外郎陳椿孫男三女六公忠

信寬和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其在衆中言呐呐若不出口而簡易直致略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居家孝友奉工部府君及王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弟有恩嘗夜有盜入室劫持府君公跣而趨出欲以身代聞旣釋乃止他日郡獲盜贓貨不訾盜自承以爲公家物郡守召視之公曰非也長揖去之守爲驚歎仕且二十年所至專以誠長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六欺性不喜華靡雖貴布衣蔬食如寒士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晚

益與世抹撥日端坐一室諸公貴人造請至門輒謝弗見時時幅巾單衣遨遊閭里人不知其有官也同時有以貴富自矜大者嘗誚其簡樸公應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若予所爲吾不願學也孔子謂木訥近仁太史遷稱鞠躬君子者公蓋似之銘曰古有君子秉心無競萬石建陵醇謹篤行悛悛我公實維其儔舍和養恬不伎不求亦旣升朝暫斥而復其卒遄歸以遠殆辱小夫乾沒多財益愚睢盱自賢與跖爲徒達人

大觀視彼腐鼠從吾所安其樂栩栩壽考令

終福則俱全勒詞貞珉以詔後賢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陸子曰劉子政列女傳稱魯寡陶嬰者養孤守節作歌以自明其辭慘怛哀傷讀者悲之頃余得鄉人吳鏗之母陳節婦事乃盡然為太息曰嗟乎賢哉若人夫其操行危苦視陶嬰加難矣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為同邑吳宣妻以柔令孝謹聞宣為郡史得危疾時未有子而節婦妊五月矣宣且死意悽愴而無言節婦謂

曰吾知子不悲短命而痛胤嗣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固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為擇壻屬以蒸嘗子無憂乏祀矣宣死後節婦免身果得男即鏗也而宣父清所娶後妻王氏性嚴且意有所屬數說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婦聞之號慟呼天矢不貳志自是蓬首毀容日居喪帷中人莫見其面既葬宣因廬於墓所其嫁時衣被箝珥悉為姑所留乃獨紡績以為食既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慄晝夜保抱兒不暫舍每拊之哀

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爲
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藉吾妹若甥者容得以
血滿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鏜少
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嗃嗃嚴厲鏜用感奮
自修敕稱克家子既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
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鏜
念母節未白亟請諸學官弟子爲言於部使者
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母爲節婦嘉靖甲辰
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月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鏜詣余拜且泣以墓文請余哀而許之旣爲誌
其事于石又擬陶嬰爲歌使并刻之異時有復
傳列女者庶幾采獲焉其辭曰 有鳥比翼兮
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雌徬徨秉心貞壹兮
終不再雙有雛啍啍兮在母旁天命不可期兮
愁與此俱存亡雛翾飛兮毛羽褻褻以長室家
具完兮母心則降嗟嗟義烈兮志士爲閔傷著
之歌謠兮千載不忘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

銘

君諱延喆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爲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爲家未嘗視簿書仕旣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貫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鍾鼓筦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

曼窮日夕爲娛樂時出從所善客馳騁讌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愈更約敕爲恭儉罷諸辜權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籍充牣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俊俊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廕敘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頒詔閩中今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旣又持節册封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蕙事滿九載進大

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
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
及坐外補兗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
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葬洞庭馬塢之原娶毛氏封孺人
有內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子男五人
長有壬尚寶司丞次有霖有翼有承有嘉女七
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
學生安希堯餘在室孫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
偉鬚鬢魁梧悍堅不類南產家居事文恪公孝

養隆備撫幼弟延昭有恩常日用財若織嗇至
有所規剗必盡觀美而建文恪祠工費最鉅壯
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縱弛張不
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若
其觀時低卬壯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
悔吝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
今之游閒公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
逾四十年標望不衰當世談賢豪間者往往以
王氏爲稱首即其所成就亦足爲一時之傑矣
余少爲文恪公所知愛爲其孫娶余女即有壬

也及是以諸弟來請銘銘曰 穆穆文恪履貞
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卒恢于家在其嗣
人矯矯大理始騫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
戢而藏不墮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價疾之子優
繇亶厚福澤衍衍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
豫既豐訖無艱虞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
窮

錢均卿墓誌銘

吾吳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懿先生錢公先
生有兄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
生以經術爲四方學士所宗仰弟子自遠至者
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藐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
達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逆於心操筆爲文
辭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溫密可親諸弟子咸
愛重之相與游處如兄弟躡而被選爲縣學生
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
熟耨而望穫可乎亟歸襆被入奧室塞堦其戶
獨留一牖以通食飲讀書晝夜不暫輟乃至發
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學日
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爲

文諸中選者自謂如雖先生亦爲太息曰若
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旣升朝官太常擢丞鴻臚
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亦且老矣於是先生二
子道卿文卿皆績學有名庠序間而均卿之子
應龍繼起名尤藉甚均卿一日慨然曰余髮種
種矣尙與兒子輩爭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
學使者聞而嘉之檄授冠服非其好也所居瀕
漕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徜徉其下有良朋至
則呼酒共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辭折竹枝
叩石爲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遇風日清

美漾小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
然樂之家產故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晚以分諸
子益謝家事令無復關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
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二親能備色養
伯兄行迹頗跡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終不失
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佔俾固讓
弗取遇人翼翼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履
方壯老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
率衆造其仇家將甘心焉望見均卿在坐即逡
巡爲好辭引退語人曰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

義吾乃今知改矣其以德感人如此嘉靖戊申
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月

日春秋六十有八後 年 月 日葬

之原均卿諱徹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腴
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
男五人應良慧而早夭應龍應元應登並校官
弟子貞最少者應召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
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懿先生游今四十年數
過漕湖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雅而今
不可作矣既爲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 若有人兮湖之濱坐嘯咏兮蒼筠紉
蘭佩兮蕙纓忽超舉兮乘雲蹇追逐兮臨湖而
延佇孰揚舲兮其濟予蒹葭兮叢深鷗鷺兮來
下湖水兮潺湲望夫人兮不還羌日暮兮徒倚
攬余涕兮萑蘭顧反步兮丘阿鬱墳龍兮嗟峨
嗟死生兮夙暮而反其真兮余何爲愁苦風清
冷兮宰木水洄泐兮高土宜子孫兮逢吉千萬
歲兮安愈

先母胡夫人墓誌

嗚呼吾先母夫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

煥粲始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墓啓先
考府君之兆而祔焉粲以兄命輒忍死敘次夫
人事行之略爲誌納諸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
洲爲著姓先考府君諱應賓行義具少傅王文
恪公所爲墓銘夫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
琮仕終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娶恭人闕氏無子
有五女夫人最長自少明慧若淑誦小學女誠
諸書能諳曉大義叅議公竒愛之擇壻得府君
因館於家公剛方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
貧府君夫人年皆未二十相與營立生計間值

儉歲藜羹不糝與家衆同辛苦府君常戴星出
入而夫人自內持管籥視出納治紡絡組紆無
斯須自暇逸每乳子女在蓐僅三日即起操作
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燈火披校計籍至漏深雪
簌簌撲窓紙盡穿破寒氣襲人肌膚爲皴裂猶
不暫息如是積十餘歲家稍稍溫贍而叅議公
謝政歸夫人日娛侍左右奉進饌具至他服用
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闕恭人皆優繇以老每自
喜曰吾無子賢於有子矣公晚被疾府君爲擇
其兄子爲之後悉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

恭人以養比其終為治殮葬甚厚蓋夫人實贊相之常念先大父工部公大母王安人不得朝夕承事以為恨歲時省候供饋孝敬尤隆篤云府君好為義舉夫人善承其意飯飢樵喪多不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其費皆先事斟酌使豐約中適下至僮妾衣履亦豫為飭治以時給之必均性識高朗臨事裁剴明決遠謀大慮有丈夫之志焉平生嚴潔自將起居進止咸有恆度閭政肅謚庭無譁言撫諸孤慈愛備至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猥冗若戕媾無益事一

不使經目府君喜讀史暇輒手一編得古人忠孝節義事為誦說不已夫人諦聽良悅時舉以詔子姓曰立身當如此矣歲辛巳府君棄諸孤夫人亦病目蒙蒙不覩物然持整如故操聞人履聲即知為某某端坐終日內外無敢闕出入者後數年舉進士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尋授給事中以言事再下詔獄報至家人惶駭夫人夷然曰吾兒為言官以言得譴固其所也吾何憂粲竟坐謫為都鎮驛丞稍遷永新令未幾乞致事歸夫人益喜曰兒幸不隳大節足矣安

用祿仕爲哉士大夫聞者皆曰賢哉母也嘉靖
己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
月九日春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
三日葬子男三人長煥娶張次粲娶盛次采娶
都繼鄒煥采皆由鄉校升太學采先卒女三人
長適蔣璧次適王世榮次適姚泰孫男六人舒
枝府學生本枝庚子舉人延枝培枝翹枝皆太
學生敬枝尙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嗚
呼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胙於天
府君纔及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

嬰痼疾其爲歡愉之日幾何矣痛哉粲仕於朝
歲淺不及徼 天子之封命爲吾二親榮矧庸
劣惰窳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愍銜戚以終
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嫻
鄙者尙多方求名筆以表揭墓道粲哀荒眩瞶
弗能悉書也痛哉不肖孤粲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素表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
人壽素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
十矣幸無恙都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

無意乎浚明日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素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素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隱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聞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爲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與素生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由是二人者特相暱善浚明高材篤學洽

聞尤習知天朝故實而素生者亦頗好奇負氣論議不相下至商榷今古品藻人才浚明機辨警敏芒穎鋒銳證據曲中素生未嘗不倜然聳聽自失也旣而浚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遜避兩下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責可矣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歎息曰非獨浚明

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素生曰噫貞士累至
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以書生昌言
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然非太
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
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陸子餘集卷第三

陸子餘集卷第四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
行狀

曾祖妣徐氏

祖妣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妣朱氏贈淑人

父瓘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妣胡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貫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儒林里盛

年六十二

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其先與周同姓春秋時有成伯或稱盛伯子孫蓋以國爲氏或曰召公奭之後爲奭氏在漢避元帝諱更姓盛云唐末有諱璫者仕餘杭令始自虞城徙家于浙三傳爲宋參政文肅公度文肅之後自浙徙汴又自汴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入國朝若徵士景華御醫啓東皆爲時聞人累世事行之詳具載公所輯家乘公自少資性穎異稍長治易成化丁未年十四補郡學生遭家中落能感奮力學讀書至達旦不寐弘治壬子年十九中應

天府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第奏乞歸娶俄丁母憂丙辰服除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涖濟寧牐牐當孔道公約束嚴整啓閉以時舟艦無敢亂行者軍民便之吳文定公以少宰被召北上時公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文定鄉先達又尊官也舟至猶停旬日乃得過然文定不以爲忤亟稱諸人曰爲人臣守法當如此矣聞者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皆聞風斂戢有挾重貨以行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李興鼎貴用事聲勢赫奕諸中貴旣不得逞相與愬于廣興廣

興固銜之會其家人載私醜數十艘南來聞濟
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益怒合辭譖
于 孝廟曰是浮薄不遜者何可輕縱也 上
不應有間曰河道官不易爲若曹知之乎二閣
意未慊陰嗾太監秦文誣奏以阻滯薦新船爲
大不敬奏入 孝廟猶持之諸大闡環跪榻前
愬不已乃 詔逮公及詞所連及者主事范璋
皆下錦衣獄訊治嚴酷公無撓辭賴 上仁明
得從薄譴降雲南安寧驛丞雲南去京師萬里
驛地荒陋居之三年敝衣糲食晏如也其人或

遣子弟從游經指授者後往往取科第前後臺
諫名薦者章數十上輒報罷辛酉始遷雲南祿
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甸白地民素頑梗公不
鄙夷之爲設條約教以禮讓群盜阻山險累歲
莫能平公至則首弛逐捕之禁益示以恩信使
得自新盜感悅謹呼集數百人伏縣門外自言
頃縣官仇視我曹不能一日安故竊出爲非今
官善遇我我曹得更生自今誓革舊習爲良民
矣於是一邑清謐他日鄰境有盜其民亦縛以
獻公謝曰而自有主者其人曰彼不能爲政詣

之何爲不得已爲杖而釋之癸亥遷四川順慶府通判專理糧事姦民乾沒歲久蠹弊不可剔洗一旦案得其狀悉論如法積逋爲清民苦運餉松潘破產不能支復爲經畫事集而民不困丁卯聞父通議公計奔喪還道陞湖廣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起復入京時逆瑾盜柄方煽虐素嫉公名人皆危之公自如也瑾卒無以加害復除長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鈎撫而宿弊頓絕嘗攝郡篆聽斷詳明防檢吏卒毫髮無敢欺者前此 王府官校及衛所官軍俸糧多不

時給吏胥旁緣侵牟出納具文而已士卒坐貧困將吏出怨言將生他變公召善筭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之數參合分劑具悉其利弊所在推而行之郡以無事他所興革尤多去郡日民送者涕泣遮道追思甚至設位於六君子堂生祀之辛未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武弁夷酋帖帖畏伏景東府土官陶姓者世知府父子信讒構怨將至讎殺公偕瀾滄兵備副使晁必登馳入其境縛諸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俾父子如初一方底寧謀慮皆

出晁意表晁爲驚服武定軍民府上官知府鳳
英死其妻攝政子朝鳴素兇悖至謀殺縣令侵
奪民田掠子女財帛民累奏訴寃部符下所司
積數十通皆憚不敢理癸酉公當奉 萬壽聖
節表入賀總戎沐黔公與撫按議留之以其事
屬焉公單車造其所治鳳氏母子震懼伏謁輸
情簿責其黨抵罪各有差歸所侵奪於民民踴
躍呼道上曰盛公吾父天遣來耶公知鳳氏終
必爲患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以制之因會
奏于 朝當道重其事格不行後鳳氏卒叛如

公言諸礦產銀有歲課其後鎮守者苛取之往
往以啓釁公復建議奏請封閉以絕禍源戶部
尚書安陸孫公手其疏歎賞不已覆奏力言封
閉便 上許之鎮守太監梁裕肆爲貪虐責將
校及土酋饋獻徵索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釀酒
至供米八百石公具陳其害於巡按御史張璞
請加禁制張亦剛毅人也慨然從之是春陞本
司副使 命未至而梁已誣奏公及張晁二公
罪遂俱逮繫錦衣獄張被杖死諸大臣臺諫連
章請宥會 乾清宮災赦復原秩甲戌還任專

理清軍及屯田風采益振乙亥陞河南按察使
鋤治強暴扶植善良憲度肅然鎮守太監孫清
濫受訟牒豪猾緣此爲姦利公請見面數之曰
公 國家肘腋臣乃下侵有司職耶孫陰喝不
能對即日罷之公察其官屬生事病民者輒加
榜繫或荷校通衢孫益不堪將有奏訐今御史
大夫毛公伯溫時巡按其地聞而諭之曰盛使
君賢者公爲此不愧清議乎乃止丙子秋陞山
東右布政使胥史每稽滯公牘以要賄吏民守
事者連年不得去時適缺左轄公至則視篆剖

決如流案牒出入皆有程期召吏民立庭中面
授之無弗稱便者舊有賦入羨餘及贖金別貯
以備公用悉屏去之曰名公實私吾無用是諸
汎征橫費一切停格吏屬聳惕而同官後至者
頗以侵權見疑屢有嘖言公不恤也戊寅轉陝
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鸞縱其弟鵬姪鎧百
計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
官銀帑藏爲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公獨
不爲禮廉得守成姦狀捕寘之法黨類股慄廖
滋不悅思中傷之會造上供織罽其費鉅萬廖

檄公取直辭甚峻寔以嘗公也公受檄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已數萬金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從容出其數視之因問更費若此計所造者常有若干匹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下被面長跪謝乃止中貴趙林傳旨採取方物數百千種直可數十萬公力拒之卒不得施而去武廟巡幸將至榆林人情洶洶藩臬會議加賦以備供億公持不可乃議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來年賦入之數比迎駕至邊士馬滄集鉅細百

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民間晏然不知勞費諸嬖倖扈從者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旣雅負重望風聲所被遠近振肅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群小望而畏之比終事無敢以非理干請者故尚書嘉魚李公時爲右轄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嘗自謂一世俊傑今日服矣惟上亦知之亟稱曰盛某好官也還省所過村邑老稚焚香迎拜夾道歡呼曰微公我輩爲溝中瘠矣至今追思不輟云己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初吏部

奏擬以都御史伍符居首次之有 詔用公
蓋出 聖意屬江西有宸濠之變 上親帥六
師南討一時權倖縱橫所在官吏多務括克以
資遺賂公至蜀首嚴其禁非奉臺檄不得擅科
一錢役一夫凡假進奉以市方物及稱軍門問
安有所徵索者悉痛以法繩之蜀土險遠諸夷
多梗化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
獷悍數攻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文禮
亦糾合夔蠻爲亂先後督師勦平之自是諸夷
讜服始遵約束矣亡何丁繼母憂歸辛巳 今

上登極以疾乞休不許壬午起巡撫江西值兵
燹之後加以饑饉民物凋殘公以癸未二月至
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公知漁船爲
賊鄉導乃令置籍于官驗其出入而命守備都
指揮一人專守其地率官兵晝夜巡邏又設團
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相應援失事則鄰
伍連坐能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無所容匿
一時迸散允運事嚴爲抗疏請減米之半以銀
代之用省轉漕之費及蠲免諸雜調緡錢各以
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復

奏留之以備賑濟用且廣爲規畫擇方岳之勤
能任事者俾分詣諸州縣設法賑卹政令齊肅
賞罰明信屬吏無敢怠事者所全活甚衆是歲
始獲豐稔而南畿大饑公督完逋賦銀至二十
餘萬兩例當易米輸之南京乃奏言銀散之則
易收之則難輾轉之間徒資姦弊以爲民病請
即以銀充米直與所徵糧四十七萬石俱運赴
所司輸納 詔報可是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
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六軍百姓賴以
全濟戶部尚書秦公疏論公有裨 國計宜被

嘉獎 上良說特賜羊酒幣帛仍播告諸方巡
撫示激勸云廷議儲穀備荒 詔格嚴切獨江
西所積數盈百萬秦公復以聞賞亦如之甲申
冬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時兵政久弛土酋玩易而群蠻肆出
劫敘幕府號令殆至不行公慨然思一振起之
大閱諸軍一時逋蕩者以次復伍因益務廣儲
蓄作舟艦繕城堡部分將校俾各守要害紀律
嚴明群酋始知懼而奉法民獲安堵歸善縣劇
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公督率守巡諸臣進

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賊首一千一百三十餘級俘獲男婦四百餘恩府土官劉召聚兵據險誘執兵官勢甚猖獗復奉 敕調遣漢土官兵分命守巡及諸將校授以方略進攻邕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死斬賊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招撫被脇良民四千餘口咸令復業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劫府庫屠良民前後鎮巡諸臣累奏乞討之 詔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及諸藩臬籌度數四歲謂猛稔惡通誅

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而一方之民塗炭已極不容不拯乃積糧選兵以備進取而上疏具陳方略大率欲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覆議而公已被 命改官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相沿以爲常公至稽按尺籍盡勒歸行陣而痛抑其官屬之暴橫者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禁不得逞陰使其私人騰謗於中要語聞吏部欲調停其事乃改公爲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公遂引疾乞休得 旨致仕時乙酉冬也丁亥

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之費以萬計終不治 朝廷憂之敕吏部會官舉能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進都察院石都御史總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務且戒不得辭 璽書至家公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吾敢崇虛讓以誤 國事遂行是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之東自留城以接沙河別開運道而江僉事良材議亦略同及黃少卿綰霍詹事韜亦各陳便宜俱下提督大臣看詳公至與新 命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山東

參議劉淑相等共議昭陽湖東自汪家口南至留城地延袤一百四十里宜改運道仍親詣其地再三相度延訪故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劉公且以爲天相我 國家留此地以俟改作贊之甚力公又謀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暨三司之長議旣克協乃上疏大略言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

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城以南二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泛溢瀰漫百姓以罹其毒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旁支亦已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

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道三十餘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矣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故道不可復矣此改河之舉所以不容已也奏下工部集廷臣會議咸以爲便詔乘春和興役時公已命柯維熊等督工修治舊河俾漕船通行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決又濬

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既被命
乃量地授工分委屬吏之賢能者以董其役時
其食作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序初議成
功以六月為限公綜理微密撫恤周至役夫競
勸甫四月工完者什八九而讒言橫興大功頓
廢識者恨之初用事者以私請不遂致憾而朝
士有不悅公者從而構扇其間謂改河非計柯
維熊者閩人素陰險自其鄉里皆畏之且狂躁
自用臨事動欲紛更公稍加裁抑輒怨懟至是
聞用事者之意虞禍及己乃具密啓投之辭多

謾譎將賣公以自解而東昌郡守某前此嘗斂
商人銀數千兩請以為治河用公曰吾經畫百
需備矣惡用是為且病民招怨咎將誰執咎其
使移文切責之某懼亦潛投謗書略如柯所云
用事者益惑焉遂因災異獻言力請罷役詔
從之且召公還時內閣二三臣力爭不能回戶
部尚書鄒公文盛覆奏有曰大臣用事於外群
言沮撓於中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
念漕河關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
庭莫執其咎必信任無貳方克有功不聽公上

疏略曰弘治間如都御史劉大夏理河之疏有云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以大夏之清忠名德當時已不免於騰口况臣才識聞望遠不及前人萬一者哉速謗招尤知其難免矣因引疾求罷 優詔不允公又疏論柯維熊姦險反覆挾私誤國之罪且移咨吏部疏未上而咨先至用事者怒遂論奏公與柯俱奪職一時議者雖知其枉而莫爲伸辨獨胡公世寧抗章言改河之議寔發於臣今聞盛某因此罷去臣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事之中止

欲奏遣廷臣忠實不欺者一人詣其地覈實以爲行止賞罰且自昔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咎首議之人以盛某之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沛縣舊河旣通黃河上流亦治宜錄功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使後之任事者以斯人爲戒而莫肯盡力臣之一言誤國甚矣罪當罷黜 上雖不問然天下聞而壯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公以痰疾不起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嘉靖乙未九月

十三日元配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
長之材府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
女一人適前進士陸粲俱沈淑人出孫男五人
長茂勲府學生娶陸氏次茂熙紹祖茂燾茂然
孫女一人許適吳治公沒後之材告哀于朝
上聞而悼惜賜諭祭者再命有司治葬
事皆如制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
葬橫山感慈塢之原公爲人脩眉豐下容貌威
嚴見者起敬天性剛毅自爲小官忤貴近直聲
震一時是後屢躓屢奮而氣不少衰有所欲爲

必達其志不以毀譽得喪爲欣戚憂國奉公之
念寤寐不忘自律甚嚴非其義一介弗苟取好
善嫉惡皦若黑白所以致怨謗亦多繇此撫江
右鎮兩廣屬吏憚其風采雖深山下邑丞簿卑
官無不改操自厲者然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每
行一事悉心延訪反覆論議以求盡事理未嘗
獨徇己見亦不以所長加人故雖風格峻整而
賢者多樂親焉家居孝友嘗念早歲居約二親
甘旨或不豐備及貴顯有祿賜而弗逮養以爲
至恨歲時享祀極盡誠潔晨興必冠帶謁家廟

一物未薦不先入口二弟早孤携以自隨教育
備至此長皆爲娶婦授以田廬待諸妹甥姪咸
有恩意族黨貧者助之資鰥寡者助之嫁娶死
者助之殮葬又出 賜金買田祖墓之旁以供
時祀族人戍邊者例有歲餉亦於是取給焉自
奉儉薄仕四十年家無長物飲食止陶器無金
銀追琢之飾凡聲色竒玩卉木禽魚圖畫琴奕
世所耽悅者一無所好居常進止皆有恒度不
失尺寸雖燕閒必正衣冠自家人未嘗見其有
惰容與人交際一以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

市井里巷淫媠戲笑之言不一出口臨終命家
人啓戶焚香正襟就枕而瞑無片言及亂云所
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惟公以書生奮自樹立
平生宦轍所及幾徧天下觸霧披荆備嘗艱阻
晚致位九列不爲不遇矣顧其所欲爲而未竟
者世或未盡知也矧橫遭多口齎志而終天下
後世有遺恨焉嗚呼惜哉粲無似自少辱公知
愛妻之以子當公無恙時嘗俾撰次其平生履
歷爲傳而弗果至是之材屬粲爲狀將以請銘
於當世之立言君子輒以平日所知者綴緝如

右備采擇焉謹狀

祭王文恪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陸粲謹以柔毛剛鬣之儀敬奠于先師震澤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粲生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嬰其衷而獨愛才飢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顧我謏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為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刊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

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歛衽退懾愚不自量跪獻所業誦而首肯俛為指評曰此不怠莫之與京文貴意勝辭乃其枝苟辭而已夫人能為再拜斯言廓若發矇佩服終身用之無窮六籍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煙溟不見津涘公鉤其玄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譌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退則語人此我輩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

壬午之冬乞銘先君衰經拜稽太湖之濱公聞
其來喜動眉宇山亭篝燈從容款語吾得子晚
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
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渝斯誼
申之婚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孫我辭
非耦公命寔敦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爲申眉
諄諄誨言日俟康寧杖屨隨逐木壤山頽百身
何贖見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失之中夜涕漣
巍巍我公豈其云亡將乘風雲陟降此堂公來
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亡妻盛氏文

嗚呼吾妻其遂至此極邪自子從我二十餘年
未始一日相違也吾忝竊科名列官于 朝往
來南北子皆余從頃以言獲譴投竄萬里念吾
母高年兒女皆幼子又素多病不任道途之勞
故弗果與子偕子意戀戀不能相舍臨發之夕
倚牀歎泣吾心惻然然自顧與子皆壯年今雖
暫違終當久相與處故寧舍子而獨行耳嗚呼
孰謂一別而不復相見也邪吾自去家跋履山

川險阻艱難無不備嘗幸而得達貶所魑魅之
與居虎豹之與鄰家人強壯者皆病垂死吾亦
脫死如毫釐耳子誠往必死無疑也吾方以子
之不行自慰孰意子竟不免死乎藉令子往雖
不幸而沒然得握手一訣猶勝於生不相從而
死不相見也吾之悔恨其又可追也邪子病脾
泄已踰十年吾每憂之然亦未意遽至此也以
子之孝友賢淑宜享遐壽而遽至此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子昔嘗爲我言有日者推子命云壽
不過三十五吾以爲誕謾不足憑子沒之月其

朔日吾晨夢過家入室而不見子徒見兒女擁
衾而泣吾覺而心怪之然亦以爲夢寐不足憑
也嗚呼孰意其果驗乎子沒以前年之八月至
去年二月吾始聞計其七月吾以公事如京便
道過家母子骨肉復得聚首尋蒙 異恩遷官
近地顧子不及見也自子之亡吾母與吾大姊
皆遷居汝室撫汝兒女汝父兄又爲汝兒擇名
師教之苟自今無廢學庶幾可望其有成也子
而有知亦差足以自慰矣吾爲子擇葬地未得
又迫 王命不敢久安於家今舉子柩攢殯先

瑩依我祖考吾力能即得地則葬而後行不則
行而還葬耳嗚呼吾以疎狂自取罪戾鬼神弗
宥以爲子殃子病吾不及視子斂吾不憑棺生
而惡衣菲食無一日之奉死而吾不能備送終
之禮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中夜念之痛摧五內
追惟往昔遭罹家難吾父旣亡母復病目門戶
殄瘁外患沓來吾又數竒屢困塲屋筑然一身
百責攸萃隆寒盛暑風雨泥塗朝出暮歸不勝
勞憊驚憂困辱惟子同之今幸仕有官矣其得
甘食安寢者幾何時而子則又死也悲夫吾尚
忍言之哉吾尚忍言之哉自今而後吾無復有
意於仕進矣先人之薄田可耕敝廬可居行且
謀歸養我母以盡孝誠撫我兒女以待其長立
以畢吾餘生而已矣祖奠在前與子長別哀號
之言出自肺腑子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哀哉
痛哉

祭邃翁文

維年月日學生江西永新縣知縣陸粲謹以特
羊酒果之儀致祭于先師邃菴先生楊公之靈
曰粲少也賤思御公車壯而登朝乃辱公知昔

歲丙戌濫竽詞林公自西還再秉化鈞一見其
文曰此國器士不徒學所貴用世丁亥之冬拜
官諫省內慚闇劣憂畏交併公曰勗哉功業由
茲古人遠矣文莊爾師惟其疎韞不善自謀猖
狂妄言以速愆尤人曰由公公不自明負罪引
慝老臣之誠公無憾言我無愧色炯炯此心天
日可質三疏明農拂衣歸來二豎助虐俄遘凶
災我竄蠻荒死與爲期萬里計傳五內痛摧
優詔量移匍匐生還還不見公有淚空彈今夕
何夕我來哭公山川寂寥草木號風古人有言
士死知己恨不從公先驅螻蟻幽明茫然一慟
而已嗚呼哀哉痛哉

祭外舅盛公文

維年月日子壻陸粲謹率男延枝以柔毛剛鬣
之儀哭奠于外舅右都御史盛公之靈曰嗚呼
傷哉豪傑之生曠世一逢屈指今日孰如我公
昔也弱冠筮仕曹郎直道忤時竄徙遐荒崎嶇
滇蜀辛苦流離衆所感頰甘之如飴不卑小官
恪勤吏職莫非王事余敢怠忽濩落十年稍遷
臬司夷獠荒殘極力拯綏旋觸權閹再下清室

諒節弗渝臣心匪石總憲作牧陝洛是經屬時
險難嬖倖縱橫力遏其衝執誼秉正萬姓喁喁
侍公爲命 六飛臨邊上下震懼豈無時賢首
鼠喘恐從容籌畫不激不撓百需具完民罔知
勞士女歡呼闐益衢陌甘棠之思儷美召伯旣
陟中臺保釐三方攸攘屏息姦宄摧藏鶻弁貂
璫煽虐恣行一裁以法安我窮甿禁不得肆乃
搆讒慝誰歟吠聲逞其私臆公曰歸哉臣敢賴
寵抗疏明農返余故壘維是漕渠繫我 國脉
帝詢廷議屬公干役公曰行哉臣敢避難夙

夜經營心力並殫鉅績垂成忌者側目一唱百
和群興謗讟我身可絀而道無貶浩然言旋俯
仰奚憾惟 帝知公曰爾端介公以名堂式嚴
訓戒居閒七載薦剡屢馳可屬大事舍旃其誰
輪帛方來胡不少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遡公
入官四紀于茲位亦匪下未究厥施才大數竒
乘危履艱百折不回屹然如山謀國孜孜寢食
可忘恤怨愛身我則未遑彼哉何人燕燕居息
生叨顯榮死濫恩澤公獨驅馳盡瘁匪躬坎壈
一生齋志而終人亦有言不容何病在昔聖賢

困于儉佞粲曩壽公擬古名卿漢惟汲直唐則

廣平其在近代安成

李忠文

河津

薛文清

考德論世

寔相比倫小夫滄泚螢爝明滅達人令名終古
日月凡公大節峻絕難攀乃至百行罔弗粹完
施於家庭孝友敦睦滲漉之恩沾被九族居無
惰容燕無媒語衣冠儼然鄙薄銷沮忠信待人
毫髮無欺綜理細密小物不遺屬續之言凜乎
嚴整闢戶焚香正襟而瞑直氣貞心之死靡忒
彼蒼孔昭鑒茲忠實嗚呼傷哉粲昔少小始壻
公門三十年間獨荷殊恩警我昏惰拯我顛危

豈直我舅寔維我師我生不辰遭罹厄屯謫官
萬里喪我內人兒女孑孑零丁艱苦仰賴提携
吹煦摩拊多病疎慵獲遂歸休杖履追隨鄉社
遨遊亦喜兒女漸底成立幸公未衰承歡有日
詎意一朝厭世長辭四海之慟矧於吾私不見
公顏殆將五旬中夜夢之宛如生存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叩地呼天公聞不聞嗚呼傷哉

祭王履約中丞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
越九日戊戌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君履約

之喪既歸自南都其同年友陸粲方居母喪聞
之爰以特羊庶羞奠于靈筵之下哭而告曰
嗚呼君昔家食伯仲聯鑣並馳藝苑蜚英揚翹
既奮甲科補官浙左再暮政成入踐青瑣校文
南楚閱武西陞誕奏嘉績重瞳屢回荐膺簡
擢進秩清卿徊翔兩都遂陟中丞新命鼎來
縮章留院峩峩惠文總國之憲人之爲言仕
路嶮巖揆厥初終疇罔騫虧君仕則優雍容寬
衍履順無愆呂躋通顯跬步公台胡年弗延孰
礪于成造物忌全嗟君好修威儀濟濟終日凝

然莫窺涯涘篇翰精工醲郁道媚麟角鳳毛世
所珍貴余始從君投分猶淺偕薦南宮相知恨
晚廷對萬言金石鏗鉉顧慚謝劣瓦缶同鳴
鼎甲之選僉期雙璧誤遭擠落群公歎惜暨官
諫省先後參差君初拜命我竄南夷自是廿
年隱顯異軌懷思日長合并能幾方俟晚歲文
酒尋盟如何一朝遽隔死生痛罹閔凶熒熒苦
土計音忽傳慟摧肺腑在昔劉子南紀宅憂銜
哀著辭恫傷柳州我獨何人敢忘斯誼雖言不
文亦抒其志言則已矣哀寧有窮君靈不泯儻

鑒微衷嗚呼哀哉痛哉尚饗

祭僉事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
越二十六日乙卯孤哀子陸粲聞改亭先生方
公之喪將葬乃銜哀扶疾以特羊酒脯哭奠于
几筵之次曰嗚呼士在天下以相知爲難自古
則然矧於今日惟公父子祖孫於粲家有三世
同年之誼契分至深然公之知粲乃不待此公
豪邁恢達素少許可自當世所謂賢者或未當
其意而庸劣如粲顧辱厚遇焉不惟折輩行以

下交而已又獎借偁揚每過其實歲時投贈短
札長篇惓惓記存愈久彌篤粲也何以得此於
長者哉方幸公康豫獲數從杖履以承誨言孰
意大山流黃竟踐李侯之夢郢人亡質遽興莊
子之悲手墨猶新而英標莫覩也痛哉公今已
矣貴富壽考融朗俶終子孫象賢趾美仕路諸
福備具海內鮮儷斯可以無憾矣粲所爲悼恨
者自罹窮毒跼伏苦土於公病弗及省視沒弗
及永訣蓋不見顏色者僅半歲而有死生之隔
焉一念及此涕泣橫流聞古之人有居母喪齊

衰而往哭其友者曰交義隆篤故也况受知之
深重以世契如祭於我公者乎薄陳樽俎以展
衷誠哀疚荒迷言不盡意公而有靈庶幾鑒之
嗚呼痛哉尚饗

陸子餘集卷第四

陸子餘集卷第五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
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
固其在邊疆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
臣切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
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
境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
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
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

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行城堡稀疎邊墻低薄易於掏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饋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阻河爲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墻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外以禦虜寇內以衛耕牧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

史揚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幫築已經兵部題覆准行興工築墻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陛下天縱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理况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深入爲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議者

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牆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牆濬壕高廣深闊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挖牆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

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茂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生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陪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充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歲

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遞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緊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墻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

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 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 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 敕兵部查照先年 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叅詳議處以 聞敕陝西提督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

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爲矣臣章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用是冒昧上陳伏惟 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西一省軍民幸甚緣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覲我

太祖高皇帝

御製大誥以君臣

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

聖慮之

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
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
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
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
遣將出師皆面授成筭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
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
甚至庶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直達 御前
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行之
一時如三楊蹇夏輩承顏造膝議論往復猶家
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

自不至於旁落下移也 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
起自 英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決萬幾當時
諸臣苟爲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
預定春坊本擬 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
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故事每日常朝諸司
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 恩 見辭頃刻而
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
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 英宗自南
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特被顧問
近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 陛下
以 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
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
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
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 臣謹按大明會典內
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
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
品以上及勲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
乃君臣常接之地而凡 乘輿所在臣子亦得

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錄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
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
猷繼 列聖之成法盡剗數十年之弊以復舊
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
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敷
陳大臣在旁 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
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
按方面等官及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

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
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
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
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
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
番入直 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
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
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
事將無不可爲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臣待罪言職遭值 清朝每自慶以爲不世之
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爲端木澄源之助惟 陛
下少垂省覽採而行之實 宗社生靈之幸而
臣亦預有榮焉臣犬馬微誠無任惓惓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 祖宗朝用人初
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
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 陛下聖
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內延頸想望太平臣
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

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
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
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
雖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昔范仲淹
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道曾不念
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
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
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
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
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

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
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為遠方臣猶病其未廣
况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議其迂闊難行自非立
為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
以應故事終無以為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
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
屑就而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
壞臣聞正統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
舉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
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願
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
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
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撫
按藩臬務須優待問荅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
坐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
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
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
讀書就於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
塞者正以貢期闊遠歲月磨礱漸至衰頹耳今

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太學而年力
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
矣其三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
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
臣尚多今則例用闕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
廢錮以故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
官非人且權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
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
求良師况在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
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缺望

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 宗室之意豈所
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
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尤
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
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爲徇其欲又凡外官
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
者治之也若曰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
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與
師轉餉所費不貲孰若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
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撫字之爲愈乎

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
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
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
者蓋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
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
臣子所當爲選華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
者此風豈可長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
害事者乞 勅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
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
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

臣愚謹摠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如蒙 皇
上恢天地之量采芻蕘之言 敕下吏部詳議
可否擇而行焉其於 聖治不無小補而臣區
區願效之愚忠亦得試其一二矣緣係去積弊
以振作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我 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
年考其功過以為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

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
瑾盜政始隳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
思速化因循苟簡握日望陞縱令有所建
明亦多不究其志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
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
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
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
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假
令歲月稍久不為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
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

陸子集卷第五
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寺外及
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
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
異者與其逐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
如知府徑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
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
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
者從優敘用庶幾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
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倖進民生安而士
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
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
略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
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
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行黜陟
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
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
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殊非 祖宗
初意按舊制官真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
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

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
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
此等名目加以空文如死後節惠之謚使
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沒齒齋恨何以厭
服其心乎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使
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豈朝廷之福
哉臣按濬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
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
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
目行之既久誠難猝變然以祖宗之良

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易之如反掌况
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
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
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蓋一人今區
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况未必盡
公平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
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
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
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
虛實多寡以爲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

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爲 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 國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爲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爲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於民無分毫之

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爲過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同政事奪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况此等官真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爲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於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

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爲不均今之爲
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
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爲害如此昔唐姚
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
而纔十人猶且難之况今數倍之多乎臣
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
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
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
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爲保障地方計耳若
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

之官殆爲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
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爲過冗大率在部者
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
則俸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
可減以厚民生乞 敕吏部通行查考凡
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
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爲煩擾官愈多而
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 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
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

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簿書志奪於進
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
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
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
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
墨者是科舉所得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
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又有制
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
逸 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
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
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
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
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
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
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而案牘文
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鷲勇敢之人胷中
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旣無階
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

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巢王仙芝宋
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逆其
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
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
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
才藝可稱者聽其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
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或隸京營
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
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
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

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
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
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
以廣 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
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閻洪疏

臣等奉 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
監太監張鼎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
見在馬牛駝驢逐一查驗除臙壯堪用者存留
外其揀退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 欽依內

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
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
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坝上等各馬房馬有曾
經 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
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牛有耕
籍擠乳驢頭并瞎癩馬匹聽候 聖冬等節
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
號相雜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
會計料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

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
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
紀極茲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
特 敕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孰不稱快以爲曠
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
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
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
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
開剥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
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驢堪備取用者俱已量

為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癩瞎者方行揀退送
部今太監閻洪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內外
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馬
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
畜除三歲新儀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
一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
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盪烙其揀退者
止是剪記踪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
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
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考既不能及時奏請處

置使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為辭希
望存留其敢為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
數少若復加揀退廢牧將無孑遺是又為危言
以動聖聽冀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
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為同群之累譬如
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
况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
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
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
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

省會派之數既少則侵剋之利必微是其望今日存留之多正爲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 敕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此竊歎 睿鑒高明洞悉姦弊洪雖有言亦安能上惑 聖聽使其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重爲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虛辭萬一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計仍蹈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爲儉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癘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 天語丁寧戒飭閣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以共成足 國惜民之舉庶幾法令得行宿弊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 救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 敕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親詣各倉場案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 欽依變賣并分給 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以

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

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貪虛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緣節奉 敕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

立馬房以來迄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虛已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 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爲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

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 聖聰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遠有賴而於 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少裨萬一矣 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其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稽實數 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

浪費無極計一馬豢養之資何止破中人
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
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 敕該部通
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
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
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
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
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
倉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
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

道官其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
官親自下倉眼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
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塲通行
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
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
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
所畜者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
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爲馬食猶之可也
顧錢糧之糜費不訾而馬牛之耗損益甚

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二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剋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叅酌損益除耕籍牛曾經上用其料草合行照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草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騾馬并擠乳馬定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駱駝

一隻與料六升草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隻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草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 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獸叅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

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每年會派各馬房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况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 敕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筭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

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爲飼秣之資頃年嘗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於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伏惟 皇上不惑群議斷然行之凋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

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
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
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旗軍共四千
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
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
頭隻却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
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
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
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揀退外尚有四百九
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

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
之多可知矣 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
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
蒙 敕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
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
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
伍充實牧圉專精彼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
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
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奉

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草剋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草以爲侵剋之媒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犢日以就斃牲口旣無實用錢糧又復虛糜深可痛惜乞 敕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致倒死靠損公私草場地土照牛房例

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甚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闌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

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
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
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臚壯者收用其
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牧不
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
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
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 國計誠非小
補

一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千戶蘇鏞呈稱東
直門裏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

供應膳羞先年遇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
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
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草場開墾與軍耕
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
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
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等年該
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草場
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
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
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

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共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計徒費料草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剋減之弊內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乞 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草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并支用

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侵剋那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臚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臣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河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臚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爲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爲無用合無行前

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裏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牛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處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 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

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旣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款待及饋送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

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
征取苟非掊剋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
徵收子粒則刻剝佃戶收納料草則勒措
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
今馬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
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改弦易轍之
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 敕
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
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叅奏處以重法
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牧放承委官

員於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
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
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
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
閑詐譌關係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
各房馬牛雖稱有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
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
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
等嘗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 天閑在內

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盪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為照前再印庶幾真偽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戶部設有主事分管綠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廨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

彼賃住民房或一二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致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為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為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為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臣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選往朝莫不崇重斯軌陛下天授欽明誕敷

文教延佇耆德寤寐嘉猷雖圭璋特達充滿
治朝而遺寶在野尚勤物色臣竊見原任山
西按察司按察使顧璘奇才卓犖藻思精贍
弱冠出宰厥聲清劭洎乎擢守大梁著撫寧
之績斥遷嶺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
有紀剴繁治劇則靡適不宜臨事決機則出
人慮表豈直文華醞藉擅東南之美而已哉
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夢陽英特雋邁絕
類離群昔守曹郎抗節玉立昌言而貴戚沮
喪危行而權璫側目若其華國之文焜耀當

世固已方軌漢魏追薄風雅海內多士咸共矜
式特以風格孤峭不善俯仰流俗背憎端由於
此二臣者並曠代之逸才 清朝之茂器也方
今皇極未臻英雋淪落公卿勤推轂之懷 當
寧輿側席之想稱量之際每患乏才有如二臣
不可多得儻使入踐清華備館閣之選出筦臺
寺任藩維之寄必能贊揚大化翊宣 皇猷增
廣庭穆穆之風章 本朝多士之美伏望 敕
下吏部再加看詳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璘與夢
陽亟賜起用庶令瓌竒之珍復登 天府之藏

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爲國之心
不勝祈願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霽天威以明大獄疏

近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奏會審犯人張福等情罪
陛下責其回護將右都御史熊浹革職令侍郎
許讚等將原問官郎中魏應召并張柱等用刑追
問臣愚竊謂此等獄情重大自非爲刑官者用心
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情實今者雷霆之下
不惟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罔不震悚雖有區區

之愚忠誰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陛下聖
明樂聞規諫言事者雖或不當猶被優容若
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
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
在張柱在張柱爲鬪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
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爲子殺母刑至凌遲處
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
輕加諸人者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日法
司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里衆口一詞證其逆

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僞爲者熊
浹等既據此定獄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決
奏請行提原檢勘官及張福自報鄰佑里老再
行會審其慎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
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叅互考驗殺人
之獄必有所歸矣今一旦遂加譴怒罷黜總憲
大臣其餘誰敢自保夫畏威遠罪中人之常性
而持法守正雖賢者以爲難如近日會審之時
侍郎許讚則噤口不言少卿曾直則諛辭附和
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患失

之念重務爲自全也矧今又當恐懼之餘非
聖明少寬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
哉且東廠錦衣衛 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
人多畏憚自來訪拏人犯送過法司往往止依
原案擬罪或明知有寃不敢辨理斯實 累朝
因襲之患非一日之故矣茲幸 陛下乾剛獨
斷如日中天洞燭幽隱此輩尙何能爲故刑官
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 聖明在上能容
臣子守法故也然 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
非愛惜民命慎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

輩或因而虛張聲勢况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喻戶曉未免誤致驚疑遠近傳播非所以增光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美業難終令名易損臣愚重爲明主惜之若熊浹之賢否臣不暇論其奉旨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爲無罪但都察院職司風紀右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退胥吏然一人不足惜無乃傷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厲臣節而尊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爲法官者

以熊浹爲戒依阿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國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辯樂工之獄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爲民時有吏徐珪爲哲訟寃因至罷役未幾上心悔悟丁哲復起徐珪亦蒙錄用夫聖人之喜怒猶水鑑之無私而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此正今日所當法也臣愚伏願陛下少霽威嚴特降溫旨令許讚等虚心究問無懲前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免不辜蒙戮務協厥衷以稱朝廷庶慎庶獄之意仍將熊浹曲賜

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飭廠衛今後凡
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
官尤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
天下曉然知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
庶之惑且以慰臣下令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
清而民服矣臣實不勝懇切祝望之至緣係乞
霽天威以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劾張桂諸臣疏

臣謹按大學士張璉桂萼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

恃傲人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聖明
之世矣臣愚以為君之御臣有功因不可不賞
有罪亦不可不誅璉萼區區之功已劣厚世則
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陛下斷之而已然
張璉雖狼復自用執拗多私顧其術猶疎為害
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其性忍之毒於
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璉之
姦尤甚臣始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
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
聖帝用事璉令伊文舉家人潛住京城日夜謀

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 聖明
之世矣臣愚以爲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
有罪亦不可不誅璉萼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
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 陛下斷之而已然
張璉雖狠復自用執拘多私顧其術猶疎爲害
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其伎忍之毒發
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萼之
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尙書王瓊姦貪險惡
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
萼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夜鑽

刺所賂遺萼等數至鉅萬萼連章力薦璉在內
閣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爲之言曰使功不
如使過瓊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
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
於舜矣引用凶人爲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
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
時尙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
伯夫人爲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萼受
杰之賂力爲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
封爵勲戚世胄與之同列辱國甚矣萼素厚

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授職與之所居相
鄰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桂林及萼之管
家吳從周者人呼爲念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
一說事過賊道路之人皆知之萼又引鄉人周
時望爲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
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萼則容嬖妾納賄迨事發
乃銷假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賂臨去官
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倚恃萼勢肆無忌憚且
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議裁革欲爲己地仍復
朦朧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

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懲戒 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爲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爲之今周時望旣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得之旣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爲怪矣先

因霍韜建言已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萼在部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陞副使蕭瑋以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 明旨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 陛下矣官爵者以待天下賢材偏徇至此豈不可爲痛憤萼典選僅逾年所爲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之名內爲交關以滿姦雄之橐雖已罷官猶爲

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因
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
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
臺依阿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暮
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窺禮部員外郎張啟通
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
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爲諛辭形諸奏牘甘
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萑之死黨相
與比周爲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
逢狡猾多智布腹心於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

於二凶當路之時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
世虛談眩人由異路而躡取清華負乘可耻倚
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計屢聞右諭德彭澤因罷
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謠懷汲引而依
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璫而陽
附於萑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
極矣萑等威勢旣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
屏息前此莫敢公言其非者天啓宸衷覺悟
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強顏班行希
望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

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爲社稷之憂伏望皇上大奮乾剛將璵璠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爲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乞致仕疏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降貴州都勻府都鎮驛驛丞陞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聖恩授臣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僉押文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申合于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逮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涼之藥致傷脾胃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沉危隨據本縣撥到醫生曠世標前來看視得脉息

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瞳神散亂神水漸枯急
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
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齒列衣冠濫
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荅萬一此臣之
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釁所鍾鬼神降罰致
有斯疾已成廢人况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
歲在家老病侵尋不離牀蓐臣妻已亡所生子
女俱幼不能隨任零丁孤苦觸目傷心臣若遂
死于官必至舉家失所以此日夜憂惶進退維
谷若不仰訴於 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

披瀝哀誠冒干 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
自告願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 皇
上憫臣病廢之苦察臣迫切之情乞 敕吏部
查照前例准臣 致仕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
隴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親齎謹具奏 聞

陸子餘集卷第六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陝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進不能以寸而事權之專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顧士大夫之望猶若未滿以爲循資敘進非所以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拙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佳也至乃謂公宜稍易素守濟之以通則粲竊惑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禍福爲心乎而禍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聞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餉遺洛中貴要語人曰吾憂其爲害耳非求益

也至辛佐治乃不肯諂孫劉曰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此二言皆非也征南陋矣佐治之言亦未爲有見者爲公與否此身中自有定分孫劉何爲者哉先正楊文懿公在館閣最晚達貴近或遣人風意公謝曰我嫠婦也守節三十年矣肯白首改節耶由今視之此言殆爲公設乎每以語人首肯而心不然者多矣近欲作數百言奉賀中亦略道此意會病弗果然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達斯義耳漸熱惟保練以膺大用不宣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違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目嘗得復豁然否比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詭豪傑其中大抵惟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爲正爾落落此未易爲流俗言也方當宁虛懷延納之日草茅疎賤欲摠忠益而無翼奮飛慙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獨使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

矣乎吳田向者頻厄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復相勝微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匆遽不備

與李仁甫書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躄獲戾清朝期月之間再下制獄猶蒙異恩得全要領雖沉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絕俛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枕物故敷言勒停景仁

削籍同館之厄并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頤也僕仲夏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鞠爲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卑棲遠邑旋遭大故歲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趨朝道當出此斯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音努力自愛

與聶文蔚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康勝爲慰粲自吉水回縣病痔病泄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

申乞者以近日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
野心如麋鹿雖在闌檻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
間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粲不宜遽有此念斯
言是也第區區不得已之情在公容有未悉者
不敢不一陳之粲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
歲百務叢脞耳目心思之所弗及爲民病者多
矣宜去賦性迂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遇事
任性而行無復還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
宜去母年七十有三而失明妻死三載喪尚在
淺土弱子幼女煢然無依凡此皆須身自料理
者又宜亟去負三宜去而不果於去遲回至今
雖得去亦既晚矣而公猶謂其早邪然此意亦
未嘗敢爲不相知者道喋喋至此恃高明之能
見信耳近得家報吳中事多如昨惟王履吉以
四月終下世恐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脩宋元二史甚盛舉
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
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
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脩春秋猶

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平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

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

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

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

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為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

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

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
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
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
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
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
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 聖明在上垂情迷
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
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
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 朝使二史之
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

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粲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
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己者一道惟
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
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幸甚

與岳厚夫書

自己丑臨清之別闊焉不聞問者殆將十年歸
田以來益與世睽隔海內故人如吾兄輩不獲
一握手悵悵如何遙聞守官曲沃猶慷慨疏論
邊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庠改易正復爾耳
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

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
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 聖心頓悟國論
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
以壞之使儉邪更進重爲善類之禍其罪上通
於天矣雖其後來或一二能立異同然不過怙
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潔之實乎藉令萬有
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道哉世之
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
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污辱貞士如僕死
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
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
諸左右否也巡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寄聲
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屬有先弟
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度省元簡

前歲暫接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
病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志事橫
被怨疾良爲公憤歎夫直道之不諧於俗久矣
非獨行已然也至語言文字爲甚昔人謂孔氏
脩春秋微辭以避患難太史遷亦云刺譏褒諱

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僕始疑之以爲不然乃今知其有意耳是故賢如昌黎公作永貞實錄猶爲人指摘卒竄定無完篇况風俗靡薄如今日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惟傳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惟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稍復周章祇增多口爲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賓客之事志書尙未能展讀暇日將卒業而請益焉自惟卑賤言弗足信儻遇相知者敢不爲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粲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溲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

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關係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

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令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彛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

東韻之難支韻之黜虞韻之菑困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磨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粲之譎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

緒以犯公家德祖璫璫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貶示可否使積年之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粲嘗有狀附上管記手書嘉貺頻歲游及領之竊深慙感伏承委撰樂府序文顧粲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

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爲之不敢負也附錄一卷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實之他集自不害爲佳作將以尾樂府之後則未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詩多不在而所錄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今之粗知詩與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

事七首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校勘何如違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荅黃材伯侍讀簡

辱手教云方輯翰林志如粲晚學寡聞無能爲役獨有仰贊速成冀得快覩而已然竊有欲言於公者武功徐公一代人豪也其生平建立具有本末近時挾私造謗者以于王之死歸罪此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加醜詆粲每見前輩如守谿南濠衡山諸公論及常爲憤惋不平竊欲作一書爲翁辨誣自惟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言無以取信用是因循未果今於公寔
深有望焉所願於傳中一為伸雪令翁有知不
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真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
考獨李文達公古穰雜錄所記最為明據蓋文
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訾獨記
于王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
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肯為之隱哉今錄一
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群妄矣惟公留意委訪
諸籍僅得數種緘上近見四明黃南山溥集有
袁尚寶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錄以備采擇所
論王玘者考澈郡志科第表乃嘉定縣人字衍
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
志中不為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詢之彼縣
人耳粲近作左傳附注史記通義皆粗有次第
恨證據未廣別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錄
千萬匆冗不備

荅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貶手
書以性對一篇示教粲昔者嘗謂古今論性惟
孔子數語盡之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

先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已先於我矣輒用歛衽興歎而坐病冗久稽布復罪甚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侍坐以畢此願也頃聞北虜以數百騎入蹂內地京師爲之戒嚴今旣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雖藿食能無嫠婦之憂乎隆冬異爲斯文善自將護不悉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貶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頻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爲之貶食絕甘疇咨方略而粲秉性顓愚闇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攄志慮輔益尊明內愧而已比日炎曠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

顧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
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
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
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守文之
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
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
譴卻斯又不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
成敗以爲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
元饑敝 敕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惡有
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

南 國脉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爲長慮今洲
瘁極矣復不少存卹之粹有獸窮思攫變生意
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
此意精爲 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
之澤霈然下流溝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
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粲嘗窺弄文墨
將使効薄技以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之
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薦其敝帚而
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編寫舊所
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

之間慚據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斥
一惠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粲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羅狀元達夫簡

粲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遂瞻承忽忽且二
十年矣公道道德聞望爲海內學士所宗仰自少
有知識者猶願承緒論而粲慵惰因循不及時
以竿牘自通於左右獨嚮往之志則未之敢忘
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麤浮雖窺竊陳編微有
管穴之見然望道遠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

親就高賢與相切磋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
恐一旦溘然便同糞壤蓋仲尼耻五十無聞屈
子亦悲老至而修名不立粲每念及此汗未嘗
不發背沾衣也頃復遭先母棄背銜哀苦土苟
存視息屬石磐公令子行因輒寓狀少布區區
左氏春秋鐫兩冊附上用備覆瓿他所欲求正
者且有待焉儻執事能貶示教言一二則又望
外之幸矣愴悅不次

與永豐聶公簡

睽遠道範積有歲年冗惰因仍久缺上記遙聞

我公橫遭誣構逮繫請室使草野之人竊懷憤憤然不幾時則彼之怙勢忌賢者其氣燄如火電光倏焉消滅而我公貞心謀節乃益用章顯粲嘗竊爲人言雙江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耳伏承事白南還過吳粲以所居僻左浹旬乃聞則尊舟旣遠矣懊惋無及二三友人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慚感粲積惡招殃延逮先母於去冬奄忽謝世粲亦遘危疾雖不即死然爲天壤間罪人直戴面強行而已石磐師乃子歸輒附承起居左氏春秋鐫兩冊併

寓上改教苦伏荒迷言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共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爲者無窮而窳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木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况本非驥乎固

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蚤成良有以也
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粲八歲已奄忽化
爲異物粲之衰劣能久存耶去冬不幸先母棄
背方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嫁妾侍以家務
委之兒息後此儻未即填溝壑當卜築先壟之
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筭
江二記得窺高蘊知瑰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
復與觀焉斯所深願也左氏春秋鐫粲謫都勻
時著與舊文數首俱往求教淺易直率之言視
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藉以要瓊玖之報耳子

元兄行布此別楮所求尤異留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手書及香帛之賜
不勝哀感頃欽子辰工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
務方殷非豪傑之才孰與匡拯區區衰朽昏塞
兀若櫟株假令得乘一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
兄知我者何復云云聞雙江輩數君子相繼
召用甚慰然粲嘗聞龔遂之治渤海也言於朝
曰請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
事虞詡爲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爲也野人間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胠痠痛枕間蠹沒作啓不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就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於家或行於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

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
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
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
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
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
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
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
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
廟若爲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
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
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
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
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尤未入祠堂待三年
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
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
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
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
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爲一
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

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
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
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况卒哭之祔祝
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
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
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
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
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
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改
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

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
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
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
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
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
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
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
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

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為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

謂之相見禮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會典各里長人戶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主簿朝覲過蘇以公所寄教劄及困知記至伏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末學淺見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覺得辭義皆平實無疵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繫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慮之萬一以仰

答我公之盛心狂僭之罪自知莫寔無任悚惕
伏望一一詳加鑄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語愚
嘗疑人心一也若有一心爲主又有一心聽
命似有兩心也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
先得之矣公與劉貳守書中亦用此語何邪
竊忘其狂僭欲更之云必使道心常存而人
心之發每不失其正焉如此較穩不知是否
能者養以之福一章

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顏師
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
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
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預
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
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
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一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
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

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爲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

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生生長長收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如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

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升降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爲洪荒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愚爲此言非欲詆訐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寂然不動之中固太極之全體也若作中央之中看則恐未當漢儒以皇極二字作大中解朱子深非之然則太極之極獨可作中字解乎此

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杲皆禪學之高者故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其意不過欲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語似更宜斟酌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丘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爲據近時何

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爲魯齋出脫力排
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
楚與吳越皆非真夷狄先儒謂其上世皆有
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狄
之耳豈無姓之胡殘滅中夏瀆亂綱常者之
比哉設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
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爲自有不同者夫孔子
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
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
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爲

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弟收兄妻
子承父妾正所謂彝倫攸斁之世又其君臣
皆好殺屠戮生民若刈草菅而崇奉胡僧事
極醜惡此等處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
使真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
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
之爲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爲晦翁所
不取况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
齋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強爲分疏終
是費力也

陸子餘集卷第六

陸子餘集卷第六

三

陸子餘集卷第七



子家子贊有序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群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

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
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
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墮出奔畏
季氏讎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
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
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
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
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
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
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

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強霸可也而復國於
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
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墮之後
遂長往山林以沒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
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
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
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旣忠且仁君亡我從
君沒我遜明王不興孰反我讎我志弗遂而終

無尤豈無材賢內恤其私從讎如忘棄君如遺
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子胥論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
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
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陸子曰嗟乎
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
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
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
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

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
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
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
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
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
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
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
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
棠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尙死之之安矣雖然

父兄併命焉己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鱖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

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

為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讀莊子

莊子之文為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為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訾孔子之說昧者勦入之今觀其

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為之彼以李斯之罪罪荀卿則彼狺狺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狺狺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諱之非也

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脇肩側足錄錄如轅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寬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世衰道微士爲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徼恩澤焉悲夫悲夫吾讀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爲之流涕

書劉氏先墓記後

劉生奇葬其父於外氏之墓次陸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或曰生有爲爲之也劉之外族遠

徙而遺墓不葺生之父念之以屬其子曰我死則於是葬焉子孫以吾故乃無忘外氏矣故生之爲此以卒父志也陸子曰生可謂不死其親矣言合於禮則未也昔者曾子稱子從父之令爲孝仲尼非之楚屈到嗜芟將死曰以芟薦我其子弗從君子曰違而道今夫念其外氏而以身殉之雖篤於親其於禮也遠矣如之何從而弗違也曰如墓之不葺何曰存則謹視之歿則書其言著其不忘之意以示子孫而已子孫而賢也不忍忘其親而忍忘其言乎其不賢也雖

以身殉之無益也然則為生之道者奈何曰夫
孝者必以禮處其親以禮處其親則不憚改作
為生之道無亦卜地而遷諸猶為善也生聞之
曰諾將遷矣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為一卷提學侍
御石磐先生所藏也先生以祭為門下士俾識
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若日
觀一僧耳然南村野史稱其憤揚髡之發陵見
輒詈之此其志節豈直緇流中所不易得哉彼
膚敏裸將之士宜有深愧之者矣先生寶此其
意蓋不特在乎區區楮墨間而已也

書姑蘇雜詠後

鄉先生太史高公季迪所著姑蘇雜詠一編古
今諸體咸備論者謂可考見吳中故實不徒詩
之工而已公既坐魏守事以卒同時有周正道
者亦作雜詠於公頗肆詆訾又摘龍門一詩謂
其身貽黨禍所行非所言余竊惑之方公之在
朝也與魏守寔同事史局及魏來治蘇因與往
還豈有意為李膺之客者哉夫士之處世其所

遇禍福大抵有幸不幸如太史者君子哀而不
譏也正道所云亦少恕哉若其辭視公孰爲工
拙則知詩者必能辨之里人某重刻公雜詠以
傳余爲題其後

題貞逸處士卷

余讀楊隱君敘貞逸處士事未嘗不太息也古
今稱文人多窮自唐柳柳州以高才擯於時其
弟宗直亦善操觚牘號爲奇峭博麗然卒不試
與其兄相隨死南夷中迪功之有貞逸曰柳氏
之類也非邪雖然巧宦善趨持梁齧肥偃仰睢
盱得志一時者身死而民不思寒士羸餓生不
一伸眉其沒也賢者傷之又振耀之以文辭俾
流聲無窮若貞逸者足以死矣亦何憾哉亦何
憾哉

書鄧尉山志後

鄧尉吳之名山也前此未有志沈君潤卿始爲
之讀者謂其詳贍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
遊茲山今二十年矣間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
殊而梵宇荒落頗異疇昔其間幽棲邃構往往
爲勢家所據而長松古梅捕伐殆盡問之山僧

云苦更賦繁重當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
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迥之觀猶歷歷在
目爲之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
未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亟行而人力之日蹙
竭也雖浮屠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
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邪君子即是
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政焉不徒觀游
之細而已而君所爲區區纂輯意亦有在於斯
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錄焉丙申端陽
日

題墨客揮犀錄本

是書吾鄉人沈生所藏沈有題識援丘翰林語
以爲彭乘譔按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墨客揮犀
十卷續十卷不知作者名氏而丘公云然蓋必
有據然余考彭乘者蜀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
登第仁宗朝爲翰林學士群牧使卒官與熙豐
諸公自不同時今此本於涑水半山六一皆稱
爵謚且及東坡海外歸事則建中靖國初也距
乘卒時遠矣而其文直抄取宋諸家小說若筆
談冷齋夜話之屬湊合而成亦頗雜以舊書所

記如解叔謙魏舒張華等事皆是蓋坊間淺妄者僞誤以射利非彭氏本書也余少時嘗見宋刻本於友人家惜不及錄今不復能記憶未知與此本同否戊申新春病起偶讀一過漫書

又題

彭乘蜀人淵材江西新畱人今瑞州屬縣元非同族亦非同時此本所記淵材事皆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語也淵材名攀龍於惠洪爲叔父云

題湯氏小宗圖卷

湯氏世以高貴稱吳中子衡生負奇氣挾策走京師游諸公貴人間語不合徑歸家徒四壁立晏如也間獨喟然太息顧其友曰余之先蓋多樸茂者碩之士今族姓衍大而譜牒未立先人遺德殆將泯焉吾何以追後死者之責哉乃僅紀其所自出者繇乃高祖而下四世爲小宗圖又出遺像摹寘卷中而手錄所受制詞若銘誄之屬咸具曰姑著吾志其他則非吾力所及矣余聞而悲之今世富人子能辜較財利斥廣田

廬輒自謂賢人亦賢之語及其先世鮮不懵焉者傳有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今冠裳而邑居積鏹貫朽臥起其間至於老死而忘其身之所自出也此何人哉子衡雖濩落食貧君子矜其志曰湯氏之賢子孫可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

滌惡民大抵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室所為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蕪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抗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為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

遷卽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誼譁
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
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
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
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
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
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
志當世者或於吾言而太息焉嘉靖庚戌長
夏日陸粲題

擬上備邊狀

館中作

臣伏以頃者醜虜不道擾我邊陲將士出戰或
全軍覆沒累使告急至於上勞 聖慮特 敕
本兵蒐練戎卒 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
爲應援臣竊惟 國家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
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宣府重地爲 國北
門密邇 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防臨機
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
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於我 朝而虜衆不
能當吾一大縣自有匈奴以來亦未有衰於今
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

克所當者破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令赤子創殘疆場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度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一日水潦奄至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

可謂疎矣臣竊觀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好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思效節於明主也臣以菲才荷國儲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駑劣進不能陪廟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死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爲久遠之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臣誠愚闇不識大計伏惟陛下赦其狂妄特垂采納臣不勝幸甚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圉之臣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措一不當則爲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欵私室仗鉞邊境借勢禁闡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

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苟不能一振作而剷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陛下聖質高明略不世出屬者親讞大獄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

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於至公亦當虛
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
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
賢否勇怯莫不瞭然於 聖心有功必賞不
以疏逖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
命之士厚死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培克之
禁恩足以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
武功之不立哉夫齊威王不過一諸侯耳能
奮其威斷封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與左右
之妄毀譽者則四鄰聞之不敢加兵齊國大

治曾謂天下之主有不能乎苟有意焉一轉
移之間使將吏革心士卒生氣區區醜虜臣
見其不足滅也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
不敵遂至戰沒故議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
亟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
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
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
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
不專在於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
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
賢於京軍遠矣蓋士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
耐寒苦習戰鬪內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
欲報其父兄子弟之讎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虛使之是以憚於應
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其糧餉許以事
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於敵即
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
時豢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

所習况大將一出叅隨之類動輒數十百人
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
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
之功以爲己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
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
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所愛或因
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
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
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遙爲聲援
使虜知吾内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

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叅隨親兵不得侵奪
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
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
斬於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回護聽紀功御
史指實叅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隄度
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
成化間滿四之亂議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
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
不爲動後滿四卒平於士兵之手前事可徵
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
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
弊內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虛近者明
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爪牙之用斯亦權時
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亦徒然耳乞 敕兵部并選差素有風
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
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
游手無賴詭名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
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

教閱以備緩急至於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
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
臨敵無用况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
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
通又須每人兼之以射蓋弓弩實中國之長
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
臣請於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
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為教師分領團隊使
專一教射定為賞格以十矢為率能中八矢
者為上五矢者為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為平

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
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
為賞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
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
以此為準仍行下各邊悉做此格施行其器
之良者如廣中猺獞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
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
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於武勇則雖
京軍亦可用之於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
外夷矣

四曰脩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牧於官者名存而實亡牧於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賠償之苦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

襲宋人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華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不揚者爲之問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草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蓋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

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搖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牝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今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於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恒主姦弊日滋燥濕寒暖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夫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及今不爲至於不可爲而爲之得無已晚乎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群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草者宜不異於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不限資品

侯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於山西遼東諸路
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
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
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
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豈有無弊者哉
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爲今日之計誠
莫有要於得人者苟於是而加之意是固脩
舉馬政之大端也

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爲主強敵在前
援枹鼓當矢石喑鳴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

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
作之術有出於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踊
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久士大夫鄙
薄武臣雖位鈞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
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
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中朝貴
人嚙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
奉事稱呼之間真與厮養無異其間頑鈍無
耻者固不羞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
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

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
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
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於送迎往往志氣
頹靡鋒鏑略盡又况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
屈者哉議者必謂此曹龕獷恐假以顏色易
生驕慢臣謂獎與太過使桀黠之徒得志橫
行固非 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
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
而已乞 敕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
將官必加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

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共議者平心易氣與
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即宜樂從或有竒材異
能自當優爲之禮虚心以下之至誠以動之
庶幾士氣日昌 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
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
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
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
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
則智略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僮儻

不羈之才以註誤而棄去者有之矣及其有
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闇劣者使當大任不
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
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以自負苟
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彼固未有樂於
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
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
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
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
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

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邊大臣慨然思爲
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
者不必問其弓馬有材氣可使者不必計其
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
各舉所知叅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
待以殊禮推赤心以置其腹加厚賞以勸其
勞使有以自異於衆三軍之士屬日向之而
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於軍士亦擇
其勇銳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
自見而不至雜然於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

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
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叅佐以廣耳目
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
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朝廷所位置
故士得之不以為榮臣以為士之智勇而嘗
有功者宜別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叅謀
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使其禮秩體統稍與
衆殊以示寵異儻以為可行自京營推之各
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曰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

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
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
均者既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朘剥之計
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
矣幸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詔
條中嚴剋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
以為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
朝廷恤將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
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
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

以關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況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爲明主養士以收竒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

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間諜奉力者用之戰陳明於術數者用之以知氣候熟於韜略者用之以叅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既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缺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尙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避使今之守邊者能

然虜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爲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筐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辦也精神志意足以折衝威稜氣槩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筭碩略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

與竊以爲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 聖天子恢弘 雅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 國取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己則可爲大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歲課遷也苟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鎮

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錢穀拔用一將校稍破常格則文法吏且操尺寸以議其後顯效不錄流言亟行彼方求免於謗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貴倖之臣間之以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爲久言

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才養威蓄銳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 朝廷本也昔己巳之變有一干謙遂以安靖近 孝宗晚年信任劉大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群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計其末而忘其本

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 聖明深爲
社稷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
窮源之論誠莫過於此故 臣條邊務而以是
終焉愚忠所激不知忌諱幸 陛下矜而察
之臣不勝祈懇之至

詔脩濬通州閘河議

閣試

具官臣某言伏奉 敕旨以其官臣某所奏脩
濬通州閘河事宜下臣等詳議奏聞者臣伏以
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 國朝
自 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

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
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
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濬守敬所開
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
塞仍用陸輓車輛脚價所費不貲遂至加耗日
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 純皇帝時嘗議脩
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異以動 上
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國計
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脩復之計誠宜亟
行而不可緩者幸賴 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

奏特命大臣相度可否 詔旨諄切期在必行
凡有志於經國者皆以為希世之遇而異議之
徒猶藉藉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
臣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
恒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流經大內今欲開導
慮於 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為是特卜
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
陵地絕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邈乎
不相及矧今不過因仍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
山通道動絕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

損乎難者又曰 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
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
乎臣以為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
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
之貲以就此役猶將為之而况故迹尚存泉源
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乎且舍陸
就舟所省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剥載
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
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內
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儻直以餬口一旦罷

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為不然夫所謂
濬河者非曰遂廢陸軌也謂與陸軌並行也河
成之後立為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
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
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兩利存焉民方便
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
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
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
不潰於成惟 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
臣能一心為國無休於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

為異議者特世家大姓利儻直之入而已 朝
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囁嚅其間哉若夫脩
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
為高而水勢就下蓄洩為難河身淺則遇旱易
涸而難行閘坐卑則泉源迅疾而難積今宜於
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高就卑使
略平坦增置閘坐多為板級土去則河平板高
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
沿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
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為名放舟挽阻運船者

坐以違制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於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爲 朝廷憂之已已之難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旣開通倉可罷軍士之受糧於官者免往來擔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巖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

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藉令有不測之患過於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爲無徵臣愚以爲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熟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 國家太平之業與天地無窮而犯人之憂竊有不能忘者是以愚衷所懷承 詔輒發猖狂妄言答所不問惟 陛下不以爲迂疎而

棄之則社稷之幸也臣不勝大願臣謹議

名宦祠議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監司守倅通若千人而其間有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旦富韓公弼歐陽充公脩蘇端明軾陸文安九淵李文靖侗皆賢者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疑之夫祀國之大事也將昭勲德勸忠孝示愛敬以爲民質也不可不謹聞諸古曰鬼神不歆非類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諸君子未嘗涖官茲土雖聲實顯著而惠之流於蘇也不專其

祀之也越於禮矣或曰諸君子之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祭以爲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有國者山川百神之祀皆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甯俞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皆不果祀今之祠者郡守丞實從事焉郡守丞秩不過古諸侯諸侯之祀不敢踰國而郡守丞得

祀他境之賢以爲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爲師儒宗得天下通祀自餘若臯陶伊尹伯夷太公之倫猶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封之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當臯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其愛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矣或曰諸君子之祀列於學宮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一日撤焉將駭

民聽而傷忠厚之道夫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乎粲又以爲非也夫非禮之禮君子有弗貴者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死者爲無知又焉用祭以爲有知夫亦忸怩而莫之顧也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爲非禮之禮以瀆賢者又拂先王之經而踰當代之制非小過也不亟正焉而襲細人之姑息以爲忠厚亦陋矣又蘇自漢以來監司守倅賢而不得祀者尚多謂宜擇其人進之而罷諸所不當祀者於誼爲允且使斯民知禮之嚴若是雖

賢者不得僭冒庶幾禁淫祠黜非類以示風教之本也由茲祠始謹議

粲嘗因是竊觀之今名宦鄉賢兩祠所列猶有未當於後學之心者鄉賢姑弗論名宦所祠止於宋而不及前代則狹而未盡俎豆其間者既未必皆極選又雜以二三寓公則汎而不專若魏文靖楊文元固寓公之賢者然文靖已 敕祀於書院而文元則吳學嘗有祠矣 本朝夏周二公亦自有專祠而復位於此似亦近瀆至於王喚者姦檜之妻兄以

聚歛酷虐聞而亦預焉諸賢有靈宜羞與同食矣蘇爲名郡四方於是乎觀禮而祀典一事已鹵莽若此此而可苟其何所不苟也故嘗過不自量因郡乘所載諸賢爲最其尤者得若干人疏之如右晚生膚學見聞未廣輒議及此誠狂僭矣雖然有意於風教者或見采焉相與博議而行之固一方之盛舉也

名宦事略已祀者不列

漢

第五倫長陵人守會稽變其俗無淫祀以己

俸業貧民坐法徵民爲守闕下上書得免
歸後官至司空

鍾離意山陰人郡督郵也歲大疫意獨身巡
視爲民嘗藥所臨護甚衆他日守出省災
民逆謂曰公無出獨得鍾離督郵來可耳
官至僕射

王充上虞人爲郡治中自免歸閉門作論衡
旨不皆粹亦恢然成一家言

張霸成都人守郡以經術化其民野爲之無
寇遷侍中卒私謚憲文右四人皆在吳會

未分郡時

晉

鄧攸襄陵人初守河東没于羯南奔拜吳國
內史爲政清明飲吳水而已罷任民酷留
之不得歌思之終右僕射攸棄子事爲世
所短然治吳之績不可揜也

唐

韋應物洛陽人起環衛折節爲儒名能詩刺
蘇清脩寡欲後數十年有白居易居易政
不見紀述然蘇人尊其名應物今有專祠

在學宮獨其扁書集賢太守者可疑

王仲舒祁人爲諫官與陽城同論裴延齡事
坐貶稍遷爲蘇州化成爲天下最卒官江
西觀察使贈散騎常侍

李德裕趙人先刺蘇後又觀察浙西相端陵
有功拜太尉爵衛公獨頗狗所憎愛以故
遠貶死海上然涖南方最久有名

本朝

姚善安陸人建文中守蘇最有聲績以忠死
朱勝金華人寬然長者民安而化之去久思

不衰擢江西右布政使以卒百餘年來循
吏殆未有先之者

王恕三原人成化末以尚書撫南畿有妖人
從巨闔橫江南恕奏斬之還闔于朝內降
旁午數執奏罷之忤旨致仕歸再起爲吏
部稍不合又竟去得年最高贈太師謚端
毅恕忠諒世莫與比當士習頹靡中獨秉
羔素之節有古大臣風

陸子餘集卷第八

詠史樂府二首

組上翁

廣武城邊列旗鼓重瞳拔山氣如虎手提老翁
坐高組漢王嫚語項王怒組上老翁心獨苦心
獨苦兒不聞兒言但索杯中羹兒自生翁自死
三軍縞素爲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由來久假
終必歸機心一發不自知匆匆數語殊可悲漢
家創業何草草誰云雜伯真雜夷君不見當日
陰山沙磧中胡兒鳴鏑親射翁

擁篲行

漢困楚阿翁忍死登高俎楚和漢阿翁歸來依
舊戰吁嗟翁歸方立炎漢基三年爲虜生無幾
功成不記翁危辱但記曾噴無賴兒泗上亭長
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
令一言翁始畏兒來朝翁擁篲須臾趣詔尊上
皇家令歸來金滿牀昔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
擁篲一迎真有助嗚呼擁篲行何足嗤猶勝當
年俎上時

畫虎行

山人視我畫虎圖邀我爲作畫虎行我生城郭
不識虎向來浪說真無憑自從謫居傍夷落時
驚夜嘯風生壑似聞行旅遭搏食往往白骨撐
叢薄朝來擊鼓驅獵徒於菟中箭人謹呼兒童
奔走我亦俱近前諦視摩其鬚初觀據地疑未
死金睛熒熒吻血紫却歸更與展圖看意態猙
獰宛相似畫手爾何人誰遣爲此筆丹青淺事
何足問物理試思堪太息我聞太平世野獸恒
避人吁嗟猛虎今爲群渡河無復逢劉昆黃公
赤刀俵鬼竊裴旻李廣俱漸滅書生徒手無寸

鐵對畫空令雙背裂還君畫爲君歌道上虎跡
今轉多

鄭卿歌

君不見閩中鄭卿湖海客十年跨馬燕京陌公
車昨獻三千牘玉陛新投萬言策詞章翰墨
清朝珍何況相術稱絕倫閱人千百一無失往
往高談驚縉紳古來能相各有名近代無過素
四明伊昔抱藝王門上軒眉抵掌何雄壯
龍顏真人四尺鬚虎頭將軍一品相君臣際會
豈偶然遺事流傳定非妄鄭卿絕學自天授著

書且欲排荀况長安公卿走相問門外日高車
幾兩我初識面自南省三百人中見英宥把臂
謂我風骨竒愧我豈是廊廟姿誰言黃扉玉堂
上用此野鶴孤雲爲從來賢聖困草澤騰踏升
天終有期祗今世途多汨沒塵埃誰是封侯骨
牝牡驪黃未足憑驂騶駟空超忽蔡澤噤吟
笑唐舉今我低回猶乞汝男兒紫綬不在腰磊
落崢嶸徒自許吁嗟鄭卿勿言聽我歌終曲秋
風漸高白日促與君且倒杯中綠他年我訪希
夷生石室瑤編手翻錄青天招爾騎黃鵠

李侯行

李侯古介士皜然冰雪姿平生藜藿腸不受膏
梁滋南山栢葉苦猶嚙首陽薇蕨甘如飴官厨
廩米不盈掬糜薄吏卒常苦飢頃來單車臨絕
域豪酋悍吏俱惕息盤餐對案欲揮去苦爲蒼
生憂菜色此心炯炯天應知俗士聾瞽何由識
山中夷獠胡爲者眼不識字心腸直指天畫地
說李侯依稀似謂今難得紛紛冠蓋看塞途誰
哉肉食能遠圖西南兵役况未歇萬物瘡病何
由蘇持梁齧肥衆所羨志士茹藿翻見迂可憐
李侯今腐儒一官白首仍邊隅范丹魚釜久寂
寞李侯之節世所無吁嗟李侯之節世所無

邊軍謠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
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煮盡將易賣辦科差顆粒
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銀來糴
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拆屋官司積
穀爲備荒豈知剜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
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俜已不保何況對陣
臨刀槍宛宛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

閻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 君王君不見京
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嘗捻弓箭太倉有米百
不愁飽食且傍杓欄遊

擔夫謠

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 朝廷養軍
爲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
老奔走何曾息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
瘦黑可憐風雨霜雪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
麥屑淘水餐頭面垢膩懸蠅虱高山大嶺坡百
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

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
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
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
奈何噫吁噓一旦緩急將奈何

胸岡行贈遲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君不見胸山之岡矗立千萬重高者盤踞如虬
龍下者偃蹇蹲踞如貔熊中起雙尖屹相向青
天突兀安屏障靈棲仙宅信孤迥碧巒紅泉亦
清壯東州遲侯愛山者茅堂窈窕岡之下飢飈
綠屋蘿雨垂老鶴啄堦松雪灑時登巉巖入幽

絕萬壑陰霞倏興沒天風蕭蕭日欲墮野色蒼
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寂寞岡前舊游路
竹戶留詩碧蘚封石牀散帙紅霞護竭來持節
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
我耳熱歌嗚嗚遲侯爾勿言且復共飲酒我生
夙抱山水癖往曾楚粵窮林藪祗今潦倒意未
衰決策東行定非久胸胸之游亦何有泰岱雲
松落吾手海門虹月踏飛梁蓬閣烟濤坐虛牖
因君寄語大小馮肯同躡屩追從否

賦內閣芍藥

金門柳色縈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撲天桃已歇
穠李衰紅藥翻堦正芬郁此花初種自 宣皇
百曲雕闌七寶妝融風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
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
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 宣皇
居法宮太平樂事君臣同宸遊每出濯龍裏曲
宴偏臨翔鳳中是時南苑飛霓旌爛熳仙葩綺
繡明臨風宛轉如矜妬俯者如愁仰如訴半沾
微雨妖紅濕太真泣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宮
回茜裙霞帔俱羞澁華萼樓頭雨露偏芳容羸

得美人憐 君恩爲與分春色 詔許移來種
閣前閣前複道連金谷翠輦經過幾迴矚內家
敕進賞花詞昭容傳制黃門促沉吟此事六十
載當日繁華宛然在紺幃金輿絕幸臨黃扉紫
禁留風采不羨揚州寶帶圍長安紅紫競芳菲
五侯七貴同邀賞寶馬香車疾若飛爭似名花
出天上霧閣雲窓儼相向浪蝶游蜂未許窺酒
徒詞客空惆悵江南三月足豪華繡幙圍香富
貴家亦有幽姿在空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
遊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

憐逢時亦復升沉隔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
花何嘆息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文星南指斗牛遙先生拂袖歸江臯平原蒼莽
晨車發霜天突兀玄雲高憶昨先生登玉堂千
鈞筆力開混茫手翻翠虹霓翰飛赤鳳凰陰崖
絕海垂絢練文章不獨詞林羨琴瑟真諧清廟
音珪璋已備明堂薦却從綸閣夢雲林山水長
懸故國心燕山東望渺吳越草堂何處閒風月
茶磨峯前綠樹低行春橋畔花如雪杖屨今來

續舊游顧盼溪山增秀發先生雅志追古人有
道何嘗羞賤貧平生氣與秋冥迥未肯低眉事
要津山巔水際從自得龍騰鶴起誰能馴我師
太常更清真一官白首從明禋錢漕湖先生諫書三
上排紫闥釣竿歸抱漕湖濱共爾完名死雙壁
况也意氣同膠漆丈夫要自能勇退人生富貴
何終極我曹胡爲空役役蟲臂鼠肝爭得失君
不見林屋山人名世才蔡九達幾年爲客雞鳴臺
消夏灣前畫樓起木奴千樹煙花紫主人不來
誰對此君歸儻爲寄雙魚好共相邀弄雲水

送魏師召之燕湖

魏子昨捧分司檄與我青瑣門相逢朱袍皂帽
氣邁逸佩刀左右盤雙龍燕山雪消河冰泮玉
節辭天春未半江東花滿姑孰溪君到春衣應
未換謝公宅前芳草生李白墳頭江更清日出
青山看舞鶴月明采石聽流鶯多君俊邁今無
匹四十爲郎頭正黑文貞遺笏世珍竒知古流
風本仁直都門送爾惜離群日暮行歌潞水雲
明年躍馬東城陌楊柳青青正憶君

游大酉洞天

疇昔覽山經名蹟稱大酉乾坤遼闊吳楚長倚
劔青冥只翹首誰云萬里今獨來快意茲游信
非偶主人亦清真同余紫霞想旋披榛莽度巉
巖細窺陰洞琅玕長側身初下覺黯黑却立斯
須忽爽朗千年古壁玉爲色垂乳晶熒翠猶滴
仙人去後石函空綠煙銷盡藏書室金燈閃倏
知有無瑶草紛蕤亂朱碧吁嗟此奇觀乍到神
欲竦盤渦嵌竇深不測鳴流洩瀨驚奔瀕臨厓
拄杖聽猶疑白晝或恐風雷動我從放逐西南
陬裏糧徧入名山遊桃源偏側嶽麓小眺遠未
得開雙眸終然靈境諧夙好造物似爲躋人謀
根盤路轉更礪研石田如掌琪花韞奮衣欲往
心翻然水深泥滑愁無那何當秉炬破幽暗淨
掃雲牀相對坐高秋晴日儻更來待余爲啓青
銅鎖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使君慷慨青雲客落落英標世無匹朱暉行業
自傳家劉晏才猷本經國昨者辭天下紫廷
手持尺一東南行輶車驛路驅甘雨旌旆江天
拂使星東南列郡瘡痍積遺黎半已溝中瘠使

君催科靜不擾藹藹溫言宛仁惻四野歡騰衆
相語卧安衽席由慈母微書忽報日邊來狂走
吳儂淚如雨山人病卧茅茨下草深窮巷無車
馬君行駐節欵寒齋坐語藜牀意傾寫九月霜
華落岸楓蒼然秋色滿江東送君官道臨當發
浩歌悵望高天鴻茲行會獻公車牘應知重爲
蒼生哭囊封願與綴新圖丹青徧寫逃亡屋

寄謝趙醫士

憶我初住清虛天笑吹龍笛葦宮前時騎蒼鹿
繞殿戲撞摧玉柱驚群仙仙班不容共訴帝帝
遣謫來東海邊人世溷濁蠅聚羶舊游恍忽
茫然帝呼六丁下戒敕丁寧莫遣隨塵緣龕人
獷暴失帝旨欵從雞肋揮熊拳排門顛倒齒着
闔血濡狼籍唇雙穿父憐母惜救不得驚呼婢
子成狂顛庸醫信手亂塗藥瘡成贅結唇珠懸
當筵每遭惡客笑撲鏡欲絕將軍咽趙家王孫
今國手早從紫府窺真筌靈心昔飲上池水禁
方獨受神龍傳三吳來往走汲汲秋蘭一葉江
湖船金篦或刮眼中障玉斧欲斫頭風涎刀圭
爲我輕點拂須臾贅落如增妍梁公神針不足

道華陀刮骨何須憐夜夢乘雲歸上玄謁帝稽
首陳前愆臣非此翁此疾無由痊疲癯四海今
沉痾爲翁乞活三千年要令赤子無顛連帝爲
首肯低一笑歸來月落仙華巔仙華山高杏林
赤爾家舊業青芝田俞跗越人今已矣此翁絕
藝誰爭先揮斤削聖妙手不易得賦詩爲爾重
續南華篇

漫述三首

藹藹都城內甲第開中逵赫赫相國門雜選賢
豪馳五更中扉闕來者肩相差良久磬折入俯

仰前致辭一言得所欲喜氣生鬚眉誰云行多
露進趨當及時儒生不解事六籍空覃思白首
著書成依然卧茅茨

翩翩青雲士才敏復辨強新除得壯縣三年理
歸裝侍者繡羅襦內子八珠璫輜車闐道周徒
御生輝光俄聞謁帝閣臺省從翱翔問之何
能爾貴人親薦揚不惜千金資自喜紫綬長顧
笑范史雲守志徒糟糠

杞子憂天隕祗爲智者嗤賈生亦無賴痛哭干
明時出身奉聖主誓言報恩私九關虎豹嚴白

日雷霆施小臣不自量抵死陳狂辭朝爲朝堂
容暮爲路旁屍棄捐誰爲收妻子不敢窺一身
既灰滅安用虛名爲所以漆園翁甘心效塗龜
幽蘭篇
娟娟幽蘭姿悠悠芳氣結采掇入君懷佩之顏
色悅君心一朝異棄捐不復察昔與瑤華妍今
同蔓草沒春陽不回光孤根恐蕪滅寂寞空谷
中馨香爲誰發

名都篇

名都天下饒閭里藏豪雄蹶蹶輕俠子結友相

追從依憑董君寵著籍期門中聯騎出近郊翩
翩若游龍擊毬平樂觀逐獸長楊宮縱橫馳道
上意氣輕王公司隸不敢呵歛手避其鋒暮投
北里館張組陳歌鍾嘉肴列千名酒醴旨且豐
坐擁燕趙姬巧笑姿芳穠轉喉變新聲折肢舞
回風爲歡竟永夜揮霍千金空天明掉臂去復
會平陵東日月信徂邁淫樂何終窮

名姝篇爲友人作

名姝產西州皎皎冰雪姿結褵事夫君修姱盛
光儀入宮見猜妬衆女憎蛾眉承歡不敝席故

寵忽已移授蜂誤尹公掩鼻殘楚姬由來讒言
昌涅素易爲緇所嗟奉仁明中道成乖離白日
流高天妾心烟如斯君恩儻可還枯槁生華滋
誓言敦諒節素髮以爲期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太息復太息悲風動河梁浮雲翳中天白日不
迴光謝子廬江來脩髯宛清揚伏闕三上書
雅道陳虞唐九重天聽高臣愚不自量臣有肺
腑言譬彼俗醫方和緩黨見收足使疲癯康退
謁相國門持書立堂皇卑之無高論咄爾書生

狂歸來逆旅中哀歌不成章顧余伸前議意氣
何慨慷聽之重爲歎淚下沾我裳紛紛肉食者
俛仰隨班行而子飯藜藿抗言一何張坐令吾
徒慚喑嘿中自傷嚴冬霜雪集子行返南疆薄
宦棲遠邑別路悠且長握手爲子言努力慎所
將明明闢皇闈元化方日昌嘉謀會當酬良
賈善深藏勢位無崇卑名節要自臧空言顧何
施令德有遐芳

贈別王直夫二首

商飈激疎牖蟋蟀鳴墻陰志士恒感秋况乃違

所欽之子役王事遠適閩江潯攬衣起追送渺
彼川塗深少小從子遊方軌馳文林時去志願
違素髮忽滿簪撫景慨今昔惻愴情難任願言
顧離索惠我瓊瑤音

威鳳天際翔潛虬澤中蟠嚴子時閉肆貢公乃
彈冠顯晦豈必同各以性所安子行樹遠績奮
身青雲端鄙人棲蓬藿蹇拙聊自完丈夫志千
載飛沉何足歎相期保貞素歲晚同金蘭

贈沈元材

迢迢遠行客驅車薊城隈薊城何鬱紆前有萬
古臺昔時燕昭王千金收逸才英風灑六合霸
業何雄哉往事久消歇遺墟滿蒿萊無人市駿
骨駮駮空虺隤烈士多苦心行歌相顧哀仗劍
出國門白日飛黃埃援琴爲子彈弦急商聲催
一爲黃鵠調惻愴摧中懷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門有車馬客垂組懷銀黃自言鄴中守攬衣升
我堂問客今安適云暫返東方家本自海濱樂
土風泱泱窈窕丹崖深葱蒨崑崙蒼靈聖此棲
宅龍鸞蔚騰鏘中有不死藥服餌凋三光聞言

向客歎撫心增慨慷人生若薜華何以待朝霜
苦心雕蟲藝螢燭同微茫神仙差足慕冲舉多
竒方三山亦跬步誰謂鯨濤長願乘扶搖翰與
子俱翱翔

留別金生

去年楊山宿懸燈照華觴今年發楊山燈影如
舊長黯黯照離人戀戀情難忘豈不念良朋客
心懷故鄉感予禮意勤援手徒彷徨後會焉可
期一別永相望願言慎加殮慰我愁思腸

送翁德宏二首

之子越中雋英姿閒且都蚤通瑣闥籍靈鳳儀
韶虞一鳴乃見斥蹋翼天南隅竭來冠惠文揚
旌萬里途嶺海非荒遐王澤今播敷志士樹
勲烈無爲憚馳驅所嗟離別難握手心煩紆炎
方積埃鬱慎爾千金軀及時懷好音慰此山澤
懼

羅浮神僊宅乃在南海壘連峯三十六一一鸞
龍騫窈窕勾令居丹竈餘青煙逝將枉車蓋稅
鞅茲山巔念夙抱竒癖遐覽窮幽玄要言在獻
歲及爾同周旋飛泉濯煩襟古洞窺冥筌陳詞

爲先駢儻結山靈緣

憶家君

白髮人千里朱門月半扉
燕山雲去遠澤國鴈來稀
無夜不成夢有書空道歸
遙憐北風勁尋便寄寒衣

寄葛太守子中

憶爾投荒日依依戀翠華
亦知行萬里不是爲丹砂
郡古留銅狄堂深繡土花
勿須憂瘴癘意遠即煙霞

送祝叅政之雲南

官高仍外省地遠更南荒
十月繁霜白千山落葉黃
虎應窺日沒鳥亦倦天長
夷落知迎候單車見祝良

答朱僉事

慘淡江天裏何人識歲星
衆嘲揚子拙公愛屈原醒
昨日傳書札殷勤問勒銘
朱以書來求作憲司題名碑文平生無健思
多病况飄零

贈顧參軍之都勻攝郡

斗酒別城闈天風吹馬群
落月度山箐野人迎使君
地遠多暇日樓高宜望雲
知公解蠻語終

復作參軍

秋水亭

夷門秋水亭梁王古臺下臺前舊堤路盡日無
車馬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
祇緣汲黯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世情應笑賈生疎諫草誰傳太息書
惟有潞河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
却望瀧江

更南下月明雙淚聽夷歌

大庾嶺頭日欲低曲江祠前行客迷
一過韶陽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鯉溪南望海雲生韓山花開千樹明
玉序橫經周柱史鵠袍端拜魯諸生

天涯芳樹縮離旌遷客遲回戀
聖明曉夢依稀度閭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上饒道中

桃花參差柳葉多新雨灘頭生綠波
一夜東風吹驛舫榜人齊唱弋陽歌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分司冠動神羊影江渚舟衝白鷺群見說武昌
風日好楚王宮殿藹晴雲

驄馬長鳴飲碧流花銀鏤帶鷓鴣裘行人大別
山頭望雲外雙旌下鄂州

漢上春風吹驛舟漢南簫鼓作春游夏口鶯啼
虞帝廟江陵花滿仲宣樓

送人入蜀三首

有客乘驄蜀道行江天秋色動雙旌巴山水月
和煙照劍閣雲霞映日明

浣花溪頭花欲然花葉參差俱可憐錦衣烏帽
來游客笑繫玉騮高樹邊

樓船捩柁浪花生百丈雙牽黛色明夾岸兒童
齊笑語嘉陵江似使君清

長門怨

金屋承恩事已非玉顏憔悴度春暉無因得似
宮前柳時有長條拂御衣

陸子餘集卷第八

終

陸子餘集附錄

明給事中貞山先生陸公墓志銘

貞山先生陸公者長洲陳湖鄉人也名粲字子
餘一字浚明少讀書貞山之陽學者故稱貞山
先生云陸氏受姓古遠系牒可考信者漢豫章
都尉烈嘗令吳卒葬其邑胥屏亭子孫因間留
家宋季有千九朝議始避亂居陳湖鄉 明興
既百年陳湖之族寔顯大詩書簪履燁然遂著
望吳中矣公祖曰溱贈工部主事考曰應賓號
如隱居士與冢宰水村公完為羣從昆弟娶叅

議胡公琮女移家郡城絃歌里生公公生數歲
卽慧悟捷出授書日誦數千言引義觸類能自
設攻難出機辯長老咸驚異之九歲屬文有奇
思十四充校官弟子從其邑鴻臚丞錢公貴學
漸通諸經奧義久之益恢廓大成造少傳王文
恪公鑿覽其文歎曰後我有作不在斯人手乃
盡出所述撰令評隲間有擯指卽識後言子餘
文學云然其見敬若此乙酉舉鄉以春秋魁南
畿士丙戌試禮闈復冠其經比對 大廷石文
隱公瑤讀其文大奇之擬寘第一會有忌者匿

公卷旣他擬定公卷乃出石甚以爲恨尋選翰
林庶吉士才名益踔著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達
治通儒七試閣中咸列首末幾新貴人用事議
出諸吉士補外公特授工科給事中時政體紛
更公感奮思自效受 命三日卽具疏陳京邊
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計已又列
四事皆時所難言者月中章凡三上 上多采
行之踰年奉 勅清坊廐馬政公精爲檢覈揀
諸羸不任騎操者請斥賣佐市易費歲省芻豆
直數萬中貴人甚其病已因爲飛語上聞公卽

劾其姦并陳牧政十事 上悉是公奏闈人褫
氣其秋 詔用京朝官柄列省試公得浙江嚴
慎自持中外無敢恣干撓浙其科得人最盛已
丑還 胡適厥衛具死獄當覆刑官按其非是
上俾三法司會鞠都御史熊公浹議主刑官所
按覆 上以爲黨奪熊官公抗章言厥衛積威
久矣獄詞苟麗法司無敢白其寃者浹恃 上
聖明故得據法與爭茲峻加譴斥恐吏議以浹
爲戒卽孰與守國家三尺法哉疏入 上震怒
逮公錦衣獄比釋公愈憤切言今政本在內閣

吾可不先其大者遂極論二相臣臯方夜草疏
鬼忽嘯於庭公厲聲叱曰何物敢怵吾志我寧
畏死自沮縮者耶旦日自上章計不及身家念
矣乃忽得 旨二相竝黜免中外快幸目公爲
天下偉男子都人爭覩識其面至擁馬不得行
市坊或刊疏賀厚直公自愠事未愜志胡令衆
標指若是初 上察公忠顧重二相粹斥乃微
譴公示意會其黨有加誣詆者於是亟召相一
人還政府竟謫公都鎮驛丞去都鎮在貴竹萬
山中公至儼陋舍以居圖書左右考誦殫日夜

不休若忘身之處極徼也歲餘遷令余永新邑
是時邑人方憂盜蔓訟滋聞公來訝且慶曰茲
非公宜至豈天欲俾我屬安耶比公蒞任問民
所患苦果首修治盜法民如公令各什伍其衆
相叅稽盜不能伏匿公乃偵舍盜者數家籍其
名令擒盜自脫免不再月盜獲過百十餘民大
安堵盜首彭震挾千徒出沒二省間名捕積歲
不能得公計出其黨最黠者於郡獄誘令俘震
贖死購壯士數輩隨之遂深入旁縣數百里猝
縛震并其魁酋數人以來衆駭公神算鄰邑有

豪左氏積藪盜為姦利衆莫敢瞋視邑東北境
尤苦之公誘逮杖死獄中又邑猾惡十數衆構
羣煽訟人畏其禍螫竝以彪虎名之公悉收拷
論以法四壤為清他若斷孤遺之產察賄代之
寃語具余童虎傳及諸搢紳頌語中殆多不能
勝紀於是公以民患旣祛宜興禮化之務乃準
古鄉約法推今制所宜便者列條數十又纂
四禮儀式期可家效人習使鄉正率而行之令
下民權從若流水俗緣政改彬彬然咸知嚮方
矣撫按大吏交章上公治最乃公因母夫人迫

念竟致其事以行於是邑士氓咨嗟涕洟悼公
往誰與嗣者戚然至今有遺思焉公既歸從其
伯氏日承娛養孝敬格于閭里事寡姊撫孤甥
姪咸極恩厚性篤倫誼尤慕急人阨困同學徐
君元祿公雅重其人偶試被黜則爲極意推轂
首尾八年無勑色比成貢猶時振恤其家陸長
史鍾張郎中約慕公義皆以後爲託公積歲經
紀中外睹二氏之後竝立乃私謂吾今始釋重
負矣治室居第之西以祠外王父胡公時節躬
饗獻不怠又畫王少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

之別堂每寓拜展輒曰何以爲知己報乎其他
周匱助喪苟力可爲無弗罄竭終其成者平居
侃侃自將遇事當行卽英果奮激期必達其所
志然樂揚人善不以己長先物至其嗜學不厭
殆出天秉徧覽羣籍及諸玄釋方伎無不通究
尤悉 本朝典章人有扣之者纏纏若引繩貫
珠殆更僕不可窮也所著有春秋左氏鐫附注
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己編凡若干卷海
內抄傳之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抉秘之錄禮史
二記注釋尚撰次未成書諸若序傳碑表銘記

等作多揆法子長孟堅雅健精深儻然成一家
言崔蔡以下無論也詩在選唐之間然必獨出
標杼不襲前常總又若干卷藏之家他所欲創
著固多有竅而未之竟者語稱長志匿於短景
若公不重可悼耶始公以母夫人疾積憂勞比
喪更極哀毀病浸淫踰歲加劇迨革猶以丈夫
死牖下不能效昔人馬革裹尸之云自嗤笑語
曾不一及其家於戲此不足見公之志矣哉公
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十二
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夫人盛氏故右

都御史應斯女子一人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
二人長適尚寶卿王有壬次側出適太學生史
訪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延枝以乙卯冬十二月
十六日旣葬公貞山之南黃村原矣會遭島夷
入擾不及治石墓中頃歲余官南都始持公友
彭君年所述狀過謁曰知先君莫如公志事敢
以爲累余慚無能述公美然實有不忍辭者蓋
彭君狀公詳矣其稱公孝廉似漢廬江太守忠
諫似吳選曹尚書文學似晉平原內史經術似
唐太子侍讀殆總陸氏往賢之業兼有之其不

為私阿公者乎自余官朝見諸部使按吳凡薦
公材行宜大用者章亡慮數十上乃當塗貴人
皆公所嘗疵註其仇嫉固存人亦知不能致公
出也茲理化更新海內名哲方應類茹拔乃追
公逝弗可作矣儻謂有命非與余辱公知在近
壯之年今衰老及之無能副公夙期含悲論次
忽不知涕之所從出已爰既成志復系之銘焉
銘曰允赫陸氏載姓姜齊入吳顯爵肇析茅圭
紹晉焯聞遂競機雲武功文事代播華芬 明
興八葉太宰煥業公趾厥後始耀以節其節既

樹其文亦驚駛沛江河爛成霞霧迅奔者勢
勃者氣轟掣萬變放莫隄制研經覈史旁訂百
子苞絡芴芒貫以邃始述事司馬識政鼂賈矢
肆于篇卒範型冶惟括炳煌賁闡八綱搏慝不
竟泯以身藏僅試巖邑婦孺誦德卷其大者令
閔幽沕豈無疏剡棄莫投展 帝臣抑蔽疇執
樞筦黃村之原草臚木蕃膏屯弗滲以潤後昆
孰滅其名而揜其文有來駟轂請式公墳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兩京
國子祭酒 太子少詹事翰林 侍講學士掌

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誥勅永新尹
臺撰



大明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墓表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溱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學生

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雖族有太宰
然布素謹敕出入夔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
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曰此子當魁天下今
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
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瑤將置首
選忌者計沮遂列名第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連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亡也少師石
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
已丁亥冬 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

內批改授乃補工科給事中輿情駭異亦故事
所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
貴人銜之媒孽於內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
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虜衝又疏言
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
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言君臣同
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
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
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
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

有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
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
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
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
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
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
者亦宜調停今 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
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
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
皆采納戊子春奉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

欺罔因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
秋始用 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
朝適有張福弒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詢熊都御史浹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
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
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
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黜誠
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

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
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

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
桂用事公夜草疏論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
死卽死爾吾義不可已也言旣嘯乃寂翌旦疏
入自分必死仗下乃獲 旨璉以原職萼落散
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寮
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梓其疏者售獲大利岳
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上 內批曰陸粲等
何不早言俱下詔獄旣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
辨萼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
心門生啖公爲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璉還政

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
偕出都城有賊三生行美之者一時兢和以爲
盛事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
業與之講授有掇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
新縣縣素囂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
戶稽口召諸藏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
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
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江湖莫敢誰何力請
于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而購以重賞令
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

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攘殺殺人暨峻
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
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
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
篡家禮以教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
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脩廣庠序賑給師儒寒
俊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
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
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
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堂曰臺

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
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
冬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卽日就道士
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旣歸養志惟謹祭
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
舅胡少叅琮于居第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畫王
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
已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皆撫之成人徐
文學元祿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子嘗曰爲
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

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時情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薦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為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已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苦由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窶窳日漸羸尪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病痢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為馬文淵笑耶

言迄翛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爾夫人盛氏右都御史應期女早卒不再娶子男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于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利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己亥起厠宮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

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纏纏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楊脩撰慎韻林移書疵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一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明乎公著述專法遷固雄深雅健無論魏晉比予家居麗澤時寄數篇潭

思日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鐫及附注皆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于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已編藏于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挾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撝謙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 聖明匪

直貞元之世而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
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
僅下壽齋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
修 國史 玉牒香山黃佐撰



給事中陸公傳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後更子潛浚明其別字也
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居吳自
漢豫章都尉始宋季避亂居長洲之陳湖村遂
世其族號陳湖陸代有顯人公之父應賓為醫
學正科娶故叅議胡公琮女館其家因生公郡
城弦歌里公警敏秀發超悟絕人六歲能屬對
質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弟子與
伯氏煥季氏采自相師友時稱三鳳嘗受經錢
鴻臚先生貴學益有名太傅王文恪公鑿讀其

文歎曰他日我輩人也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
丙戌舉會試咸魁其經及廷對石文隱公瑤
將首薦公中忌者計不果尋被選入翰林爲庶
吉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譟少師楊公一清
稱爲通儒丁亥詔簡庶吉士五人充史官公
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與同官不往
揖心嗾之乃從中媒孽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
虜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
宜復祖宗之舊規去今日之積弊累數百言
大略言自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

朝之後日御便殿接見羣臣咨訪政事如大誥
君臣同遊之旨經筵日講之外請如洪熙間
開弘文閣故事選儒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
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祖宗意令
舉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被超擢王府官不
獲敘遷遠方長吏不擇賢否太僕苑馬鹽運諸
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卽欲致理其道無繇
臣請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
盡得而治道可舉上皆採納明年戊子春奉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陳牧政十

事 上允行之宦官奪氣其秋各省鄉試始用
京朝官典之公往浙中最稱得士己丑還

朝適厰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
都御史浹是法司議坐黨奪官公抗疏言厰衛
積威久矣每傳致死比卽甚冤濫理官莫敢爭
今幸以法爭輒黜大臣以戒爭者非 國之福
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
議禮合 上意躡致宰執紛易朝政聞言官言
輒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爲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卽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旦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轉相傳觀或爭覩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一旦粹斥 上心憐之而會霍詹
事韜訟璉萼詆公且謂楊少師與腹心門生嗾
公爲此 上乃召張還政府而謫公都鎮驛丞
都鎮夷徼險陋公至僦舍以居考誦經史如故
諸生有請業者親爲講授士始知文學有掇科
第者歲餘稍遷知永新縣縣素囂訟蕃盜難理

公至則令民爲什伍而相叅稽召諸舍盜者與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彭陳二渠兇行略江湖吏弗能禁公出其黨於獄誘以重賞令甲夫隨之卒俘以歸里有左氏豪數盜爲奸及諸刁宄號十虎三彪者悉考斃之境中肅清張氏子虎者方幼其父旅死衆利其產以計陷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尚書尹公臺童虎傳又纂家禮行鄉約修廣庠序振給師儒旌異節孝由是澆訛之俗漸於禮義矣癸巳冬公念太夫人老上疏乞休卽日就

道士民攀號送者數千人去後猶見思公旣歸則日承養太夫人孝敬甚備旦暮一室手不停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踐公府屹然先輩典刑蓋退休十有八年而太夫人沒公扶服喪紀竟以哀勞成疾疾革時猶顧謂其子曰男兒不馬革裹尸待盡牖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迄倏然而逝年五十有八公長身玉立髭髯朗秀好讀書於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今談議鑿鑿如矢激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嘗出所記示公公輒爲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

欽順困知記楊修撰慎轉注音略黃詹事佐革
除遺事皆經公校隲諸公竝心服焉爲文章出
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詩在選唐之間所著
有左氏鐫附注胡傳辯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己
編若干卷及詩文若干首藏于家性侃侃遇事
果激期必達其志諄諄倫理事寡妙撫孤甥恩
意甚篤尤勇于赴義常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
與徐先生元祿石交庇之終始卒完其名樹其
家陸長史鍾張都水約咸託之孤卒賴公成立
歲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已繪王太傅楊少

師錢鴻臚三像寓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
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
忠孝苟虧雖積百行無足稱矣前後中丞侍御
史薦公章三十餘上皆不起大臣有廢事者薦
及公公恥語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污其介直
多類此子一人延枝太學生以學行世其家
太史氏曰余讀漢書張文紀傳至埋輪都亭譏
彈貴戚亦矯矯壯激矣及守廣陵平劇盜以恩
信稱蓋有良吏之風焉余觀陸公劾張桂疏慷
慨峻切一時忠直之名震天下而永新之政略

與廣陵等方之文紀殆庶幾哉至其優游林泉
蟬蛻塵壒軼材淵思發爲文章則度越文紀遠
矣姜憲副龍嘗稱公曰節行政事文章三者有
一足以名世兼之者惟浚明乎君子良以爲知
言今世言用人者獨曰材難耳然材寔弗用幸
用矣因事斥輒不復竟汶汶死若公者謂之何
哉余於陸公有概焉爲列其大者以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修撰

永樂大典分校官東海徐時行著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行狀

公諱榮字子餘別字浚明貞山其讀書處也文
行之士高仰之故以爲稱陸氏得姓於姜齊陸
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
屏亭子孫因有家者十世祖千九朝議避宋季
亂始居長洲之陳湖入明以大家宰水村公
起部郎中南丘公貴姓益著號陳湖陸氏祖贈
工部主事府君諱溱卽郎中公父考如隱處士
府君諱應賓妣胡氏山西叅議琮之女府君館
於胡居郡城絃歌里公寔生焉幼有絕人之資

六歲讀書日誦數千言父黨客每摘句令對輒
應聲答多驚人語塾師爲說史略公忽問漢高
帝何如主師曰寬仁大度之君也公曰果爾何
爲殺韓信醢彭越師嘆異之卽起謝府君曰此
君家千里駒吾不敢當良樂之任矣九歲能屬
文十四薦爲邑庠弟子受業於伯氏太學生煥
季氏采亦以聰警稱兄弟自相師友稱一門三
鳳又從鴻臚丞錢公貴游經業益遠鄉先正王
文恪太傅於門下生張君本所見公善學下惠
論嘆曰會元才也今翰林無此文吾安從識之

張君間告公公乃贄所著古文詞見太傅益稱
賞客有問者太傅曰此我輩人也嘗出所記
國朝事示公公援己聞訂其疑似一二太傅卽
自塗改云得諸子餘文學其見重如此嘉靖乙
酉公以春秋舉應天鄉試第四丙戌舉禮部試
第三席少宰春時爲房考得公卷躍然喜曰奇
才奇才亟以第一薦會主考經不同遂抑置之
廷試閣老石公珪善其策定擬第一遇有媿者
計匿公卷遂列第三甲石相終身歎焉尋被選
爲庶吉士同輩二十人公連七試居首館中故

事所無也楊石淙少師一見公文卽語同列曰
是子學爲通儒才足用世不可以文士目之公
在館與同輩不肯揖新寵用事者丁亥冬 詔
選庶吉士五人充史職公復占第一用事者銜
之媒孽於內遂皆補外授公工科給事中衆爲
不平石淙少師曰子居諫垣宜繼葉文莊之績
何區區館職計耶公感激受 命三日聞邊警
卽上疏請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以
禦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
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以君臣同游爲首篇其慮至深遠也請復
祖宗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羣臣
與之熟議政事至於講學所繫尤重今經筵月
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
對不過數刻情意未及盡通乞如洪熙間開弘
文閣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使更
翻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
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何往無之豈獨進
士可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並錄庶收
實效如教職往時所重今爲最輕有志者多不

屑就如教職果有成效者宜優加獎擢王府官
終身不遷同於廢錮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
遇缺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
長吏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大
抵其人日暮途遠苟圖利祿耳又外官考察才
力不及者俱調遠省是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
之也乞爲調停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強
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官銓曹
甚輕其選士大夫尤不樂爲 朝廷屢議通鹽
法修馬政然不擇人而徒變法曾無益也又陳

四事曰久任使曰慎考察曰汰冗官曰復制科
月中章奏三上 上俱采納戊子春奉 敕清
坊廐羣牧之弊公精爲檢覈去留羸壯重加印
烙省菽草數萬且請變賣揀退頭畜以備買馬
御馬太監閻洪恨公盡革其沓冒之利爲飛語
以聞公亦劾其欺罔并上牧政十事曰稽實數
省虛費免會派減旗軍處牛羊嚴買補革冗員
禁饋遺謹防範立公署 上爲允行之宦者奪
氣其秋始用京朝官主各省鄉試公得浙江旣
鎖院夙夜閱卷匪遑寢食者二十日取士務求

學識優贍文體純正者故是科多得名士浙人稱焉己丑還朝適有張福殺母獄或指張柱與福拳歐致母死厥衛則主罪柱法司則主罪福獄不能決 上命三法司會鞫都御史熊公浹以福親姊指明逆狀依法司所當奏上 上責以回護免熊官命侍郎許公讚逮原問郎中魏應召并柱等用刑嚴究公抗章言大獄之疑必當審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送人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實仰恃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敢據理與爭若

一旦遽加譴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公益感奮劾奏張柱二相極論無少避文多附見別帑中夜草疏鬼嘯於庭公曰死卽死耳吾不可已也嘯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仗下乃得 旨張以原職桂落散官以尚書致仕時二相方得君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驚悚都下哄然皆曰陸給事好男子爭欲識公面至擁馬不能行書坊刻其稿獲大售初 上批疏尾多溫詞末乃云陸某等旣知如此何不早言下詔

獄旣而霍詹事上疏詆公以救二相 聖意頓
回召張還政府謫公貴州都鎮驛丞岳司副
倫王給事準先後有章乃同日貶三人偕出都
城詩人張子言賦三生行贈別一時競和以爲
盛事霍疏又誣石淙少師與某啖公爲此某危
慄甚謀欲奏辯少師曰陸生昌言 國家大事
直聲動天下吾黨之光也夫何辯公未謫時黃
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上表賀冢
宰某云姑再商確陸給事好言多聞彼或別有
一種議論則吾輩靡所置喙矣後內批有新進

後生好立異同之論實出執政意專指公也
才名旣盛爲衆所媿時惟石淙少師力主國是
扶植端人然遂以此忤同列亦不容一朝居矣
庚寅公卽貶所亭傳久廢無可以蔽風雨假寓
平越衛舍晝夜讀書聲琅琅達戶外士子慕仰
咸執經請業公不鄙夷之勤爲講授教之爲文
仍以三蘇文俾之傳習後遂有取科第者壬辰
稍遷江西永新知縣邑久苦旱公下車甘澍三
日士民歡抃永新素號難治噐訟蕃盜公曰養
蘭莫先於鋤棘乃損益保甲法隨戶稽口出境

者甲之人諗其所趨苟滿調抵射卽爲盜無疑
大夥行劫則保長率鄉人共捕之又先召見諸
舍盜者好謂之令相捕送以自贖前後得數十
百人邑無狗吠之警有彭震陳矢都者羣黨千
餘剽掠江西湖廣之界二省久費兵力莫克梟
夷公知其黨周繼者繫吉安獄力請出之釋其
罪而購以重賞令誘震鄰野語伏壯士於要害
處遂縛以獻又鄧義姜細仔假檠傳歷郡邑猝
起爲盜無敢敵者公密布方略賊旋就擒巧訟
虐民者有十虎三彪之目公悉收拷斃之土豪

左鐸家深山中攘奪淫酗往往殺人累政莫能
治公置之獄畏鐸者多爲關說公一不聽杖殺
之遠近之民道路相慶曰天遣陸公除我禍賊
謠頌歡騰夜戶不闔有張軒者客死廬陵子虎
幼家衆豔其財將不利於虎其妻蕭庠生玉女
也攜虎歸匿田宅山池之產衆割有之洎玉升
貢太學謀劫虎歸不得乃誣告玉子殺人獄未
竟而公至公廉得其實盡抵衆罪而還虎業又
某甲殺人給某乙以厚賄使代認許爲營脫獄
成背盟乙坐久繫公慮囚察其色有寃狀固問

之乙吐實公忽念曰甲聞錄囚豈不來候司耶
命物色果得於樹屏外卽時伏辜二事尤稱神
明也公於鋤踏豪強外保恤良善誠如赤子均
徭供役咸爲輕減非時科率一皆罷免鄉村絕
胥隸之迹焉政清多暇乃邀鄉大夫士共行鄉
約并集家禮等書爲纂要一編戶給之俾民知
向禮義修廣黌舍篤意教養師儒寒俊孝子貞
婦月賑助之縣故有山田二頃歲輸葛百疋充
堂饌費吏舉常例進公曰俸秩之外無非貪濫
何常例爲峻却去公明於法比獄詞移牘咸手

自削稿頃刻數百語若不構思者然於律例無
纖毫隙老法吏見之莫能改易也由是吏畏民
懷惠化大洽邑中長老曰百數十年來前未見
也巡撫高公公韶御史李公循義連薦於朝詞
極褒美猶曰吾輩何能盡陸君公初蒞任亟引
疾求去上官難之一日假寐齋廬恍惚有人告
曰君奚如昌黎子昌黎子不斥陽山耶公驚曰
異哉吾平生誦法昌黎然念不及陽山也其有
以教我矣遂輟引疾之舉別駕趙公廷松署其
堂曰夢韓邑人學士尹公臺爲之記與童虎傳

咸實錄也癸巳冬公以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致仕卽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公旣家食竭力營養飾堂宇崇樓榭以奉燕喜娛朝夕伯氏太學亦以親老不仕高尚里居怡怡膝下太夫人安享志養上壽康寧縉紳榮慕焉公以如隱府君生不及祿歿不及贈每忌祭輒涕泗終日有終身之戚奉先敬謹出入必冠帶辭謁時物未薦不敢先嘗事寡姊撫孤甥姪咸極恩厚族屬姻舊之間緩急周旋必爲之盡下及童僕務加寬惠尤篤於處友文學徐君元

祿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饋恤之公旣入翰林躋諫苑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執經旨被黜公爲爭之督學憲臣言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爲太過乃獲收復猶削其廩公力致委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廩補貢連任教職至造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臨歿執幼子手付公而瞑公收其受分於兄者百金命紀綱之僕爲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黌校始返

前金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母黨
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雪雖蒙怨謗罔惜也都
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爲託公每訓
飭之張氏子銜感公歿修總麻之敬公追念少
育于外王舅氏特構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
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每懸拜
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賑乏助喪受公惠者不可
勝載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弗足不能效晏平
仲范文正所爲也公長身秀美鬚髯剛毅英
發持論堅定不吐不茹望之若不易親而中心

覬樂略無城府與人交不疑人欺有過必面折
之喜怒可否莫不見於詞色未嘗有留諾宿怨
樂受善言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謝也
每聞有不平事則書空咄咄喟然長嘆曰吾髮
爲之白矣濶略細故不拘流俗卜相星命堪輿
之徒掃迹門屏奇技玩好略無所嗜居家不營
生業惟勇於行義凡有所爲必達其志嘗曰爲
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辦天下大
事又曰忠孝苟有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樂成
人美後生小子文學器業可觀雖不識稱之不

容口遇惡人卽對面不少加睽凡部使者邦君
邑侯過臨必首舉屬下人才民俗利弊以告或
劄其詳貽之惟恐其不行爲民之政也事關風
紀尤激昂盡言鄉邦倚賴若洪流砥柱云優游
林泉十有八禩良辰勝境時時與親舊載酒游
之意甚暢適未始興流落之嘆尺牋數字不入
京師雖門生故人亦爾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
答時情饋遺無所受風裁嶷然前後推薦者如
都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鐸御史王公瑛李公完
方公克提學馮公天馭巡按陳公蕙趙公繼本

舒公汀周公亮呂公光洵王公言洎九卿各舉
所知科道會薦章凡三十餘上天下想被其膏
澤而時方齟齬終不再用豈公之不幸耶抑斯
世之不幸也大臣有薦公者公不足其人貽書
知友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公之勁正如此
公性好學蓋自有識以至沒齒未嘗終一日不
親卷帙殆所謂怠以爲枕飧以爲飴疾病以爲
療也公旣徧覽群王之藏兼綜玄釋之典然聞
有奇編異冊則不遠千里購求抄錄故於書無
所不觀矣尤熟悉 本朝典故每一敘致纒纒

不休聽者若身在當時目擊其事也經史訓詁
少有悖謬必研窮是正病禮記集說浩繁史記
述贊不雅盡刪去之重加註釋又嘗作中庸論
以明支分節解失子思意推廣孔氏言折衷孟
子性善之說嘗與羅文莊公談道不覺竟日申
旦又指摘其困知記數條文莊大服之博識古
文奇字以韻會疎漏與楊修撰慎轉注古音亦
未盡善移書論議楊答曰鄙序云待子雲於後
世公非吾子雲耶公每言著書甚難昌黎猶云
侯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幸不死年僅七十庶可

以卒業矣惜乎天嗇之年書多未成公文思敏
捷應試之作略不屬草然學者至今誦以爲式
其碑表序記箴銘頌贊誌傳之文則專法馬班
雄深雅健東漢諸名家所不及無論魏晉也且
非其人不輕諾必有德善功闕高節懿行或託
諷寓諫可以詔今垂後者乃刻意潭思然後脫
稿每一篇成人爭傳寫流布海內而作者咸推
爲大方云詩近體宗盛唐古調宗選有文集若
千卷與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
庚己編藏于家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挾秘之錄

禮史二記註釋皆未完公雖以文章著述爲已任然於經國之務講究緒正咸有成說所恨弗獲少施其槩耳故按察副使姜公龍博達士也高自標峙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獨吾浚明一人耳聞者服其確論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先是己酉歲太夫人疾公親調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太夫人不諱哀痛過禮苦由殯側不入便寢經理寔窆日漸羸瘦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

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令待盡牖下爲馬文淵所笑言迄脩然而逝嗚呼公於忠孝之道可謂盡矣公歿親者慟踈者哭君子雷嘆小人嗟惜至於寇亂頻年思之弗忘咸曰貞山在必有所處分也夫人盛氏右都御史諱應期女早卒公遂虛嫡室不再繼夫人生子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太傅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

念非 當代大君子銘之無以慰公於九京手
述事行數千言俾年刪次如右惟公孝悌廉明
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
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
然上弗獲登翊泰階躋世熙皞下弗獲鋪張鴻
業整齊國史內弗獲展采錯事鞠躬九列外弗
獲藩垣屏翰宣力四方一斥永棄下壽而歿豈
非天乎豈非天乎乃知仲尼旅人無足嗟於魯
衛賈誼謫死不獨媚於絳灌也年自幼懵學浮
沉里巷辱公謙接過許忘年推分升堂拜墓義

同古人况承末命於未啓手足之三日坐牀晤
語笑謂年曰久纏羸疾茲幸少差承諸公以篇
什慰問子其爲我序之亦可以見粲之存亡爲
時憂喜也年唯唯而別豈期戲笑之談遽成永
訣德音在耳英爽如覩故於延枝之託不敢以
不斐辭惟大君子恕其僭妄俯賜採錄幸甚

舊吳彭年著

郡縣學請入鄉賢祠呈文

直隸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廩增附生員文嘉
等呈爲崇祀先賢以裨風教事伏念賢哲降祥

際皇風之休鬯達人委化慨元氣之空瀉惟夫
德厚流光不因時而顯晦褒前啓後必崇祀以
表揚切見故鄉宦前工科給事中貞山陸先生
粲髫年穎異宛如談易之童烏弱冠擢詞共擬
過秦之賈誼撰文經閣來郭令君之下交執藝
匠門動王文恪之折行科試而兩魁其榜館校
而八敘其幟將謂馬遷復出於西京丁鴻必留
於虎觀先生以禮自重弗揖貴彊遂解永叔之
翰林而文昌隱曜別置長孺於諫苑而法象芒
寒雖捲堂之厄人所不堪報國之心公惟自靖

拜官甫半載抗疏數萬言議修花馬池而受陟
之勢增高於今奏刷御馬監而編勅之法追復
乎古願開弘文以接賢士卽程氏邇英延問之
遺規請合科貢而爲一途得杜淹博采人才之
餘意王寮許以遷轉不令老賢相於江都庸駑
勿調遠方會須布干城於邊徼諸凡種種之法
語率是蕩蕩之王猷戊子七年校文兩浙賢才
彙進庭聯玉筍之班廊廟得人位列鼎鉉之器
旣而辯柱福之疑獄受杖而逮繫錦衣論聰夢
之姦權屬草而鬼嘯庭下元兇剗削而朝野歡

騰孽黨潛謀而貴陽謫貶假寓平越教授生徒
講道談經庶幾高儉之化蜀清歌朗誦再見義
方之變夷返宦轍於永新操牛刀於一割設虞
詡之方略而殲盜境中埋張綱之車輪而鋤強
管內死囚釋枉遠符朱壽昌之識雍良攘奪洗
冤近致尹學士之傳童虎行鄉約之會以挽民
風郤堂饌之葛而堅已操於是托志尊鱸爲買
吳江之棹興懷雲物竟虛單父之絃結草堂於
貞山寄高情於宇外刻薦之章屢上烟霞之癖
愈深晨夕奉親務極膿脆歲時展廟必整冠衣

以伯康之禮禮厥兄以義姑之美美寡姊急難
申伐木之好保孤踐付托之言時事激衷則仰
屋而竊嘆平居清燕但閉戶以讀書問字有人
何異子雲之宅請文如市等於北海之門雅志
聖賢覃思著述論中庸以達子思之本旨註禮
記以補陳澹之未言左氏有鐫而詭譎者去胡
氏有辨而疑似者明上有功於先儒下有益於
後學不幸母死哀嗷遂成柴瘠繼之久耽觚翰
亦漸神疲至于啓手之時猶負裹尸之恨家無
長物牀有遺編夫先生抱先憂後樂之志敦入

孝出弟之風節義薄雲霄文章落台斗其諸曾
冉之流亞抑亦董韓之匹儔惜乎天不假年書
多未就位不滿德願卒未酬宜列俎豆之間以
慰士林之望况政通江右而懷陸標亭事類陽
山而夢韓建宇在彼旣報功於名宦于斯可闕
典於鄉賢如蒙轉達施行斯文幸甚

長洲縣學生史臣贊撰

陸子餘集附錄

終